五禮通考

六十二之三

仁12
1163
29

越後三浦宗壽遺贈此書為其先妣記念雜時明治廿九年六月三十日

D 12 虎門巷

五禮通考卷第六十二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見曾參校
李太史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吉禮六十二

宗廟制度

禮記郊特牲尸神象也

方氏慤曰見乃謂之象神隱而尸陳以其陳者見于隱者故曰尸神象也

陸氏佃曰尸是象而已其所謂神在彼不在此也

尸陳也注尸或詁爲主此尸神象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

陸氏佃曰尸陳也者神無象也以尸陳之而已

坊記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疏祭祀有尸宗廟有主下示于民有所尊事也

方氏慤曰尸用于祭祀之時主藏于宗廟之內故于祭祀言有尸宗廟言有主也爲尸以象其生爲主以偶其存經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所以言示

民有事也

白虎通祭所以有尸者鬼神聽之無聲視之無形升自阼階仰視榱桷俯視几筵其器存其人亡虛無寂寞思慕哀傷無所寫洩故坐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尸醉若神之醉矣

通典杜氏佑曰祭所以有尸者鬼神無形因尸以節醉飽孝子之心也祝迎尸於門外者象神從外來也程子曰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以不思也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已潔齋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道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耳

呂氏大臨曰求神必以其類升其堂也入其室也其形不可見也其聲不可聞也亨孰羶薌而薦之莫知其來享也此孝子之心所以必立尸也主人之事尸以子事父也然獻酢拜跪禮無不答猶賓之也父母而賓客之自殯于西階始此事人事鬼之所以異也尸必簪之求于神而祭用尸之意曰古人祭祀無不用尸非惟祭祀家先用尸祭外神亦用尸不知祭天地如何想惟此不敢爲尸杜佑說古人用尸者蓋上古樸野之之至今世則風氣日開樸陋之禮已去不復可用去之方爲禮而世之迂儒必欲復尸可謂愚矣杜佑之說如此今蠻夷徭洞中有尸之遺意每遇祭祀鬼神

時必請鄉之魁梧姿美者爲尸而一鄉之人相率以拜祭爲之尸者語話醉飽每遇歲時爲尸者必連日醉飽此皆古之遺意嘗見崇安余宰邵武人說他之鄉里有村名密溪去邵武數十里此村中有數十家事所謂中王之神甚謹所謂中王者每歲以序輪一家之長一人爲中王周而復始凡祭祀祈禱必請中王坐而祀之歲終則一鄉之父老合樂置酒請新舊中王者講交代之禮此人既爲中王則一歲家居寡出恭謹畏慎略不敢爲非以副一村祈向之意若此村或有水旱災沴則人皆歸咎于中王以不善爲中王之所致此等意思皆古之遺聞近來數年此禮已廢矣看來古人用尸自有深意非樸陋也陳丈云蓋不敢死其親之意曰然用之云祭祀之禮酒殽豐潔必誠必敬所以望神之降臨乃歆饗其飲食也若立之尸則爲尸者既已享其飲食鬼神豈復來享之如此却爲不誠矣曰此所以爲盡其誠也蓋子孫既是祖宗相傳一氣下來氣類固已感格而其語言飲食若其祖考之在焉則有以慰其孝子順孫之思而非恍惚無形想象不及之可比矣古人用尸之意所以深遠而盡誠蓋爲是耳今人祭祀但能盡誠其祖考猶來格況既是他親子孫則其來格也益速矣因言今世鬼神之附著生人而說話者甚多亦有祖先降神于其子孫者又如今之師巫亦有降神者蓋皆其氣類之相感所以神附著之也周禮祭墓則以墓人爲尸亦是此意

葸田案古人祭必立尸其不立者三事曰薦

如薦新薦寢廟無田則薦是也曰厭如殤祭之陰厭陽厭是也曰莫如喪莫朔莫釋莫是也後世祭不立尸强名曰祭實爲薦爲厭爲莫而已豈知古人之祭必設尸以事之者易所謂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又曰知鬼神之情狀故陟降飲食必有所憑依几筵祝莫實有其對越固非聖人莫能制而非人所能盡喻矣朱子謂今世鬼神之附著生人而說話者甚多亦有祖先降神于其子孫者豈非實有以見其必然耶

又案以上立尸之義

曲禮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注孫爲王父尸以孫與祖昭穆同也）（疏）凡稱禮曰者皆舊禮語也祭祀必有尸尸必以孫今子孫行並幼弱則必抱孫爲尸不得抱子爲尸也作記者又自解云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也曾子問云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于同姓可也謂無服內之孫則取服外同姓也天子至士皆有尸天子必取孫列之爲卿大夫者謂諸侯入爲卿大夫者故云公尸諸侯亦然

朱子曰神主之位東向尸在神主之北古人用尸本與死者一氣又以生人精神去交感他那精神是會附著歆享　又曰古者立尸必隔一位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以昭穆不可亂故也

新安王氏曰特牲禮注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言倫明非已孫崔靈恩謂大夫用已孫爲尸非也特牲禮有尸士禮也少牢禮有尸大夫禮也祭統言君執圭瓚祼尸諸侯禮也守祧言以其服授尸天子禮也

曾子問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于同姓可也（疏）曾子以祭是祭神神無形象以生人象之無益死者若如厭祭亦可謂祭初尸未入之前祭末尸既起之後並皆無尸直設饌食以厭飫鬼神也孔子謂必須有

尸以成人之喪威儀具備必須有尸以象神之威儀也尸必以孫若其孫幼則使人抱之若無孫則取同姓昭穆孫行適者可也以其成人威儀既備有爲人父之道不可無尸

祭統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于祭者子行也（注）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序孫列皆取于同姓之適孫也

通典杜氏佑曰天子宗廟之祭以公卿大夫孫行者爲尸一云天子不以公爲尸諸侯不以卿爲尸爲其太尊嫌敵君故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不以臣爲尸俱以孫者避君也天子諸侯雖以卿大夫爲尸皆取同姓之嫡也

楊氏復曰特牲饋食筮尸疏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皆取無爵者無問成人與幼皆得爲之若天子諸侯雖用孫之倫取卿大夫有爵者爲之故皀鷰驚祭尸之等皆言公尸又春秋公羊子何休注曰禮天子以卿爲尸卿大夫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孫行者爲尸諸侯以公爲尸諸侯不以卿爲尸爲其嫌敵君故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不以臣爲尸俱以孫者避君也天子諸侯雖以卿大夫爲尸皆取同姓之嫡也

楊氏復曰特牲饋食筮尸疏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皆取無爵者無問成人與幼皆得爲之若天子諸侯雖用孫之倫取卿大夫有爵者爲之故皀鷰驚祭尸之等皆言公尸又春秋公羊子何休注曰禮天子以卿爲尸卿大夫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孫行者爲尸諸侯以公爲尸諸侯不以卿爲尸爲其嫌敵君故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不以臣爲尸俱以孫者避君也天子諸侯雖以卿大夫爲尸皆取同姓之嫡也

通典杜氏佑曰天子宗廟之祭以公卿大夫孫行者爲尸一云天子不以公爲尸諸侯不以卿爲尸爲其太尊嫌敵君故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不以臣爲尸俱以孫者避君也天子諸侯雖以卿大夫爲尸皆取同姓之嫡也

楊氏復曰特牲饋食筮尸疏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皆取無爵者無問成人與幼皆得爲之若天子諸侯雖用孫之倫取卿大夫有爵者爲之故皀鷰驚祭尸之等皆言公尸又春秋公羊子何休注曰禮天子以卿

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又皀鷰驚詩公尸來燕來寧疏曰其尸以卿大夫爲之

曲禮爲人子者祭祀不爲尸（注）尸者尊者之處爲其失子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疏）尸代尊者人子不爲也

孟子弟爲尸

白虎通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爲尸不以公爲尸避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爲尸

薫田案以上立尸之法

禮記檀弓虞而立尸有几筵（疏）未葬由生事之故未有尸既葬親形已藏故立尸以係孝子之心也前所云既窆而祝宿虞尸是也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疏）士虞禮記云男男尸女女尸是虞有尸也虞者葬日還殯宮安神之祭名方氏慤曰既封而贈則虞祭有期矣故祝先反而宿虞尸焉宿亦戒也以事戒之曰戒以期戒之曰宿

薫田案此立尸之始也父母之神去而體魄留故立重立主以存其神體魄歸于土又立

尸以象其形然則主者神事之也尸者形事之也孝子之志合于冥漠昭于法象此所以致愛而存致慤而著也夫

儀禮士虞禮記男尸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注異姓婦也賤者謂庶孫之妾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疏虞卒哭之時男女別尸故男女別言之也云異姓婦也者以男無異姓之禮故也孫與祖爲尸孫婦還與祖姑爲尸故不使同姓女爲尸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者男尸先使適孫無適孫乃使庶孫女尸先使適孫妻無適孫妻使適孫妾又無妾乃使庶孫妻即不得使庶孫妾以庶孫之妾是賤之極者鄭云必使適也者據經不使賤有適孫妻則先用適而言其實容用庶孫妻法也此經男女別尸據虞祭而言至卒哭已後自禫已前喪中之祭皆男女別尸案司几筵云每敦一几鄭注云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于廟同几精氣合篇末云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云是月是禫月也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

禮記少儀婦人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注爲尸爲祖姑之尸也士虞禮曰男男尸女女尸）（疏）周禮坐尸嫌婦人或異故記者明之尸坐謂虞祭若平常吉祭共以男子一人爲尸祭統云祼同几是也

喪服小記練筵日筵尸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筵日筵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夫祥吉服

而筵尸（疏筵尸筵小祥之尸小祥男子除首絰唯有要絰練著小祥之服臨此筵尸也吉服朝服也大祥之日編冠朝服亦練服以臨筵尸）

蕙田案以上喪事內尸

禮器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疏此論三代尸禮不同殷人坐尸周因坐之詔告也侑勸也凡預助祭皆得告尸威儀勸尸飲食無常人也夏禮尸有事乃坐殷無事暫坐非飲食則尸倚立以至祭竟也殷因夏禮而損其不坐之禮益爲常坐之法是殷轉文也）（注武當爲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就養無方此亦周所因于殷也夏禮尸有事乃坐殷無事方氏慤曰夏立尸而詔侑無方爲此特文備之事爾而于禮莫不然也故曰其禮亦然以其尸而且詔侑未必無方周則文又備不唯坐道未始不相因故曰其道一也）

郊特牲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後坐也（注古謂夏時也夏立尸唯有飲食之時乃坐若無事則倚立由世質故耳）

少儀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注尊也少牢饋食禮曰尸左執爵右兼取肺肝擩于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疏折俎折骨于俎俎既有足故立而就俎取所祭肺升席坐祭祭訖反此所祭之物加之于俎皆立而爲之故云取祭反之不坐唯祭時坐耳燔謂燔肉雖非折骨其肉在俎其取及祭反時亦不坐尸尊雖折俎取祭反之皆坐也鄭引少牢饋食禮

（省三）證尸坐之義

禮器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注周旅酬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合錢飲酒爲醵旅酬相酌似之也）（疏旅酬六尸謂祫祭時聚羣廟之主于太祖后稷廟中后稷在室西壁東嚮爲發爵之主尊不與子孫爲酬酢餘自文武二尸就親廟尸凡六在后稷之東南北對爲昭穆更相次序以酬也然大祫多主唯云六尸者毀廟無尸但有主也）

陸氏佃曰案周九廟而旅酬六尸則旅酬蓋言成康之世而文武親未盡猶在七廟之數蓋以時祭何必大祫

逸禮祫于太廟之禮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

（通典案鄭元禘祫志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奧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王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奧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亦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廟無穆主也其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一（逸禮祫二尸圖據文王之廟及太祖昭穆而言也其實太祖文武廟三尸也故云獻昭尸如穆尸之禮）

禮記祭統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注祭者以某妃配亦不特几也）（疏人生時形體異故夫婦別几死則魂氣同歸于此故夫婦共几鄭注以某妃配儀禮少牢禮文不但不特設辭亦不特設其几故鄭注同几筵云祭于廟同几精氣合也席亦共之）

（通典）杜氏曰夫婦共尸者婦人祔從于夫同牢而食故共尸也

楊氏復曰愚案曲禮孫爲王父尸疏云新喪虞祭之時男女各立尸故士虞禮云男尸女女尸至祔祭之後止用男一尸以其祔祭漸吉故也凡吉祭止用一尸故祭統云設同几是也又案司几筵每敦一几注云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于廟同几精氣合

朱子語類或問古人合祭時每位有尸否曰固是周家旅酬六尸是每位各有尸也古者主人獻尸尸酢主人開元禮猶如此每一獻畢則尸便酢主人主人受酢已又獻第二位不知是甚時緣甚事廢了到本朝都把這樣禮數併省了又曰古人不用尸則有陰厭書儀中所謂闔門垂簾是也欲使神靈厭飫之也

蕙田案以上三代祭事立尸

禮記坊記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注戒謂散齊也承猶事也）

方氏慤曰齊戒以承之趨走以避之敬之至矣故云以教敬也

曲禮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凡（注下下車也所以尊尸國君時或幼小不能盡識羣臣有以告者乃下之尸必式禮之也乘以凡尊者慎也）

呂氏大臨曰凡者尊者之所馮以養安也故尸之乘車用之

方氏慤曰必曰爲君尸者則知非爲君尸者有所不下矣

曾子問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注爲君尸或弁者先祖或有爲大夫士者當著爵弁者若以助君祭服言之大夫著冕注云大夫因士連言耳案儀禮特牲尸服元端少牢又云尸服朝服尸皆服在家自祭之服不服爵弁及冕者大夫士卒者之上服以君之先祖有爲士者當著爵弁冕注云大夫因士連言耳案儀禮特牲尸服元端少牢又云尸服朝服尸皆服在家自祭之服不服爵弁及冕者大夫士畢屈于人君故尸服祖父自祭之上服也）

疏爲君尸謂臣爲君作尸者已被卜吉君許用者也古者致齋各于其家散齋亦猶出在路及祭日之旦俱來入廟故羣臣得于路見君之尸皆下車而敬之君若于散齋之時在路見尸亦自下車敬之尸在廟門之外其尊未伸不敢亢禮不可下車故式爲敬以答君也式謂俯下頭也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之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式于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較去車牀五尺五寸于時立乘平常則馮較詩倚重較兮是也若應爲敬則落手隱下式而頭得俯俛式視馬尾是也尸至廟中禮伸則亢故答拜几案在式之上尊者有所敬事以手據之几上有冪君以羔皮以虎緣之

呂氏大臨曰凡者尊者之所馮以養安也故尸之乘車用之

方氏慤曰必曰爲君尸者則知非爲君尸者有所不下矣

曾子問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注爲君尸或弁者先祖或有爲大夫士者當著爵弁者若以助君祭服言之大夫著冕注云大夫因士連言耳案儀禮特牲尸服元端少牢又云尸服朝服尸皆服在家自祭之服不服爵弁及冕者大夫士畢屈于人君故尸服祖父自祭之上服也）

疏孔子廣設事尸之法案士虞禮尸服卒者之上服以君之先祖有爲士者當著爵弁冕注云大夫因士連言耳案儀禮特牲尸服元端少牢又云尸服朝服尸皆服在家自祭之服不服爵弁及冕者大夫士畢屈于人君故尸服祖父自祭之上服也

少儀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注如君之僕當其爲尸則尊也周禮大御祭兩軹祭軌乃飲軌與軹于車同謂轄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載前也）

疏

禮記喪服小記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疏）尸服士服謂元端若君之先祖爲士大夫則服助祭之服故曾子問云尸弁冕而出是爲君尸有著弁者有著冕者若爲先君士則服家祭之服故鄭注士虞記尸服卒者之上服士元端是也若大夫士之尸古氏慤曰言天子諸侯士之祭其別如此則王制所謂祭從生者也鄭中庸所言亦同父爲士其尸服以士服者則與喪從死者同義

玉藻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注）尸尊則襲（疏）尸居尊位無敬于下故襲也

陳氏祥道曰裨而充裘曰襲

方氏慤曰裘之上有褖衣襲衣之上有正服則所謂褖者未嘗無襲由露其褖衣故謂之襲爾由內達外則有表而後有褖故于褖言裘自外至內則有服而後有襲故于服言襲由內達外則出乎顯故曰見美以示其文自外至內則入乎隱故曰充美以示其質充言充于內也見言見于外也

周禮春官大祝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相尸禮（注）右讀亦當爲侑相（疏）凡言相尸者諸事皆相尸出入者謂祭初延之入二灌訖退出坐于堂上南面朝踐饋食訖又延之入室詔其坐作者郊特牲云詔祝于室坐尸于堂饋獻訖又入室坐凡坐皆有作及與主人答拜皆有坐作之事

延其出入詔其坐作

尸之僕爲尸御車之僕將欲祭載酌酒與尸之僕今爲載祭如酌酒與君之僕也其在車謂僕在車中時也僕既主尸車故于車執轡受爵尸位在左僕立在右故左執轡右受爵祭酒也君僕亦然軌謂轂末范謂式前僕既受爵將飲則祭之于車左右軌及前范

學記當其爲尸則弗臣也

方氏慤曰以神言之故爲尸則弗臣

薛田案以上敬尸之禮

周禮天官掌次凡祭祀張尸次（注）尸則有幄鄭司農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疏）諸祭皆有尸尸尊故別帳尸次

春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注）遺衣服大斂之餘也尸當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疏）先王之尸服衮冕先公之尸服鷩冕各以其所服衣授尸所以依神也楊氏時曰裳衣守祧所藏是也祭則當以授尸也

儀禮士虞禮記尸服卒者之上服

小祝大祭祀送逆尸沃尸盥贊墮（注）墮尸之祭也（疏）送逆尸者爲始祭迎尸而入祭末送尸而出沃尸盥者尸尊不就洗案特牲少牢尸入廟門盥于盤其時小祝沃水贊墮者贊助也墮祭以韭菹臑于醢以祭于豆間小祝其時贊尸以授之

禮記祭統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則全於尸全於子（注）不迎尸者欲全其尊也尸神象也鬼神之尊在廟中人君之尊出廟門則伸（疏）尸體既尊君宜自卑若出迎尸尸道未伸嫌君猶欲自尊故不迎也尸本是臣在廟則尊耳君若出迎則疑尸有還爲臣之道故云疑于臣君若出廟門外則君道還尊與平常不異是疑于君

周氏諝曰以君而迎牲可也以君而迎尸則嫌于以君而迎臣

方氏慤曰君迎牲而不迎尸者非重牲而輕尸也爲其有君臣之疑所以別其嫌也

令奏肆夏

周禮春官大司樂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疏）尸出入謂尸初入廟時及祭祀訖出廟門皆

禮記王藻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注）接武尊者尚徐跬半迹繼武卑者尚疾跬半迹也中武迹間容迹也（疏）此貴賤與尸行步廣狹不同君天子諸侯也武迹也二足相躡每跬于半未得各自成迹尊者舒遲故君及尸步遲狹大夫漸卑故與尸行步極廣每從足間容一足地乃躡之也

方氏慤曰凡行步廣則疾而勞狹則緩而逸尊者逸而卑者勞

樂記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注）辨猶別也後尸居後贊禮儀（疏）宗謂宗人祝謂大祝但辨

曉于宗廟詔相之禮故在尸後

輔氏廣曰必言與尸行者著行之徐非止逸也敬而已矣愈尊愈敬

郊特牲舉奠角詔妥尸（注）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奠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也（疏）奠角爵名也饋食薦孰之時尸未入祝先奠爵于釧南尸入即席而舉之如特牲禮陰厭後尸入舉奠焉也詔告也尸始即席舉奠奠角之時未敢自安祝當告主人拜尸使尸安坐是詔妥尸也

詩小雅楚茨以妥以侑（傳）妥安坐也侑勸也（箋）迎尸使處神坐而食之爲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是侑也郊特牲曰舉奠角詔妥尸注云妥安坐也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故云也以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

周禮夏官御僕大祭祀相盥而登（注）相盥者謂奉槃授巾與少牢特牲尸盥時有奉槃授巾（疏）

禮記祭統君純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注)圭瓚璋瓚祼器也以圭璋爲柄酌鬱鬯曰祼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紖所以牽牲也芻謂藁也殺牲時用薦之周禮封人祭祀飾牲共其水藁涗盎齊也盎齊涗酌也凡尊有明水因兼言水爾嚌嚌肺祭肺之屬也鸞刀割制之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祼尸之事乃後迎牲

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授尸執豆(注)校豆中央直者也執醴授之人授夫人以豆則執鐙鐙豆下跗也(疏)鄭注執醴授醴之人授夫人者謂夫人獻尸以醴嚌此人酌醴以授夫人至夫人薦豆此人又執豆以授夫人

祭義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注)色不和曰怍

郊特牲坐尸于堂(注)詔祝坐尸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脾脅燔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于室又出以堕于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時尸薦邊豆至薦孰乃更延主于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

祭統詔祝于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注)詔祝告事于尸也出于祊謂索祭也(疏)詔告也祝祝也謂灌鬯鬱孰尸其事廣也祊謂明日繹祭而出事于尸其事廣也祊謂明日繹祭而出廟門旁求神于門外之祊

輔氏廣曰詔祝于室而出于祊無所不盡爲求神也

周禮夏官大司馬大祭祀羞牲魚授其祭(注)牲魚魚牲也祭謂尸所以祭也鄭司農云大司馬主進魚牲(疏)大祭據宗廟而言授尸祭祭者魚之大臠即少牢下篇云主人主婦尸侑各一魚加臑祭于其上臑謂魚之反覆者

禮記禮運醊酳及尸君非禮也(注)醊酳皆先王之爵也唯魯與王者之後得用之耳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

周氏諝曰夏曰醊殷曰酳諸侯有用之及尸君者非禮也所謂及尸君者君以獻尸而尸以酢君者也

坊記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注)上下猶尊卑也主人主婦上賓獻尸乃後主人降洗爵獻賓也

方氏慤曰尸飲三衆賓飲一謂祭祀獻酬之時也尊者飲多而卑者飲少故曰示民有上下也

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注)尸飲五謂酳尸五獻也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疏)此據上公九獻之禮凡

祭二獻祼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酳尸故云尸飲五于此時獻卿獻卿之後主婦酳尸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也及瑤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畢但初二祼不飲故云尸飲七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爲加爵尸又飲二是并前尸飲九主人乃散爵獻士及羣有司也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酳尸尸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鄭注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此特牲禮文明與諸侯獻賓時節不同案有司徹下大夫不賓尸與士同亦三獻而獻賓其上大夫別行賓尸之禮與此異也

詩小雅信南山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箋）斂稅曰穡畀予也

成王以黍稷之稅爲酒食至祭祀齋戒則以賜尸與賓尊尸與賓所以敬神也

大雅既醉令終有俶公尸嘉告（傳）俶始也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公君也（箋）俶猶厚也既始有善令終又厚之公尸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尸也箋（疏）由此祭而使羣臣飽德故因述王之祭祀焉傳天子以卿謂以卿爲大夫耳祭統云孫爲王父尸則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其尸用同姓也于同姓之中用其適者故祭統注云必取同姓之適曲禮曰爲人子者不爲尸然則尸又用適而無父者也非其宗廟之祭則其尸不必同姓石渠論云用太公爲尸白虎通又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爲尸

（世本古義）何氏楷曰時武王新即位故以有俶言呂祖謙云周之追王止于太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尊者乃公尸也陳祥道云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禮而祭之尸則服士服父爲大夫子爲士奠以大夫禮而祭之尸則服大夫服故周官司服享先公則鷩冕以爲祭則各以其服授尸尸服鷩冕而王服衮以臨之則非所以致敬故不敢也愚案如前說則此公尸當是于諸祖中舉其最尊者乃后稷之尸也周旅酬六尸先儒謂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是也朱子援引秦巳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臆說又何休謂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毛傳同其說謂天子之卿蓋諸侯也未詳何據鄭元則謂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孔穎達引曾子曰王宗廟以卿爲尸射以公爲耦不以公爲尸避嫌也此言公者卿六命出封則爲侯伯故得以公言之又引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白虎通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爲尸謂天地山川得用公皆牽強附會絕非事實嘉告鄭云以善言告之謂嘏詞也通篇皆宗祝傳公尸之意所謂工祝致告者

禮記祭統晃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注）皇君也言君尸者尊之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注）武宿夜曲名也（疏）皇氏曰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散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熊氏曰武宿夜即大武之樂也陳氏祥道曰獻之屬有九而莫重于祼是以降神者爲重凡獻卿大夫及羣有司皆其輕者也聲莫重于升歌是以貴人聲者爲重凡見于下管象舞之器皆其輕者也舞莫重于武宿夜是以當時者爲重凡見于前代者皆其輕者也

詩小雅楚茨皇尸載起鼓鐘送尸（傳）皇大也（箋）皇君也載之言則也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謖送尸而神歸尸出入奏肆夏尸稱君尊之也（疏）釋言云謖起也又解以鼓鐘送尸由尸出入奏肆夏故也尸出入奏肆夏宮大司樂職文

（世本古義）何氏楷曰古者祭必立尸所以象神特牲是士禮少牢是大夫禮並皆有尸又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是諸侯有尸也又周禮守祧職云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受尸是天子有尸也天子以下宗廟之祭皆用同姓之嫡故祭統云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于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注云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于同姓之嫡孫也疏云主人為欲孝敬已貴不計已尊而北面事子行則凡為子者豈得不自尊事其父乎是見子事父之道也而儀禮疏則云大夫士以孫之倫為尸皆取無爵者無問成人與幼皆得為之若天子諸侯雖用孫取卿大夫有爵者為之故鼒驚祭尸之等皆言公尸是已又何休公羊注云禮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為尸坊記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鄭云載之言則也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謖鼓鐘之鼓以支與鐘鼓之鼓以支不同彼二器並作此則以擊鐘為主所謂金奏也周禮大司樂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尸出入則令奏肆夏鐘師掌金奏以鐘鼓奏九夏掌于鐘師先擊鐘次擊鼓以金為奏樂之節故但言鼓鐘耳李如圭云尸在廟門外則疑于臣故送迎尸皆以廟門為斷鄭云神安歸者歸于天也孔云神尸相將神無形故尸象焉羅泌云夫神猶火也火生無形因物顯昭物盡而火熄神本無方因物顯用物盡而神藏是故火非可盡也而在物者為可盡神非可盡也以其在物者有可盡之理也白虎義曰祭之所以尸以其虛無而寂寞也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升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存而人亡思慕哀傷無所寫洩故坐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其醉若神之醉也詩云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是故侑神尸入奠角妥尸食為之節及乎酌盎醉尸有至沾醉旅酬降冕則尸弁而舞之以盡神也

蕙田案以上祭祀事尸之禮

詩大雅鳧鷖序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箋君子斥成王也言君子者太平之時則皆然非獨成王也）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箋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燕尸非祭時也燕尸之禮大夫謂之賓尸即用其祭之日今有司徹是其事也天子諸侯則謂之繹繹以祭之明日春秋宣八年言辛巳有事于太廟壬午猶繹是謂在明日也此公尸來燕是繹祭之事故云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公尸燕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鳧鷖在潀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

飲無有後艱

朱子集傳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

世本古義何氏楷曰皃鷺武王爲諸侯繹祭五廟禮畢因而享尸之樂所以知爲祭五廟者以此詩言公尸凡五知之如謂辭煩而不殺何必至五且何以竟止于五乎王制云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祭法云諸侯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疏云曰考廟者父廟考成也謂父有成德之美也曰王考者祖廟王君也祖尊于父故加君名曰皇考廟者曾祖也皇大也君也曾祖轉尊又加大君之稱也曰顯考廟者高祖也顯明高祖居四廟最上故以高祖目之曰祖考廟者太祖也祖始也此廟爲王家之始故云祖考也天子月祭五諸侯畢故惟得月祭三也太祖爲不遷而與高祖並不得月祭止預四時也今案此詩言皃鷺在涇涇爲水名而其後沙渚滭瀁皆非水名乃蒙乎涇之辭涇水居中有太祖之象沙渚皆在水旁有高曾一昭一穆之象滭瀁居涇水下流又爲祖考在高曾下一昭一穆之象其爲諸侯之五廟明矣尸稱公尸亦周家未爲天子時之稱然愚初猶意其爲文王之詩以祭義引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又從而思之正言繹祭之事後又思詩人凡言景物必據所見文王居岐周而祭宗廟當言岐水或已遷于豐而祭宗廟當言豐水是皆非涇經流之地安得遠及涇水乎及觀華谷嚴氏粲之說而意始豁然直斷其爲武王未

有天下時之詩焉嚴云渭水東流先會豐而後會涇豐水自南而入渭涇水自西北而入渭文王居豐在豐水之西則越豐而後至涇武王居鎬在豐水之東則去涇近矣張衡西京賦云欲澧吐鎬據渭捂涇見涇水近鎬也郝氏敬云鳧善沒鷺善浮有變化出沒之象以比鬼神愚案郝說是矣禮謂索祭於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意亦近是然詩之興義必有所取舊說皆謂興公尸則公尸只一人耳而以二鳥興之何居禮夫婦一體昏則同牢合巹終則同穴祭則同几同祝故禮記曰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疏謂人生時體異故夫婦別几死則魂氣同歸于此故夫婦同几唐博士陳正節議曰臣聞于禮宗廟父昭子穆皆有配座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自夏殷而來無易茲典陳祥道曰祭祀同几則一尸儀禮男尸女女尸謂虞祭也又曰案少牢饋食藏歲事于皇祖必以某妃配某氏故同几共牢一尸而俎豆不兩陳以其夫婦一體故也然則鳧鷖乃以興祖考妣非興公尸也蓋是先行繹祭之禮而後享尸詩既不言繹祭之事而特寄興于鳧鷖一語以致其恍忽想像之意此詩筆之幻處又取興之變體

宗元案鳧鷖詩序謂繹而賓尸信已鄭康成乃分首章祭宗廟之尸次章四方萬物之尸三章天地之尸四章社稷山川之尸五章七祀之尸者殊鑿歐陽本義破之極快朱子已不從之洵爲至當何元子乃更鑿爲武王祫祭五廟之尸謂武王時爲諸侯二昭二穆與

太祖之廟而五因以每一章只祭一廟之尸
其比康成之鑿不更甚乎且釋義處尤多膠
固滯泥以此說詩所謂固哉高叟也已今姑
存之以廣聞見勿爲所愚可也

蕙田案此繹祭賓尸

禮記曾子問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公館待事畢然後歸哭也（注出舍公館吉凶不可同處也（疏）受宿謂受宿齋戒也出舍公館待事畢然後歸哭也）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者使至十一人酌酒酳尸尸不酢主人唯此而已大功服輕祭禮稍備室中之事而已矣（注室中之事謂賓長獻（疏）此異門齊衰之喪其祭迎尸入室大夫祭謂祭宗廟若遭三飯則止祝更不勸侑）

蕙田案此條尸變禮

孔子曰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注祭殤必厭厭飫而已）

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殤不舉無所俎無元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注用特牲者尊宗子凡殤則特豚自卒哭成事之後爲吉祭舉肺脊（疏）所俎利成禮之苑于尸者陰厭厭者祭之于與號所是尸之所食歸餘之俎元酒重古之義祭成人則有之利成謂祭畢告供養之禮不舉肺無所俎不告利成此三事本主于尸今以無尸故不爲）

凡殤與無後者祭于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注凡殤謂庶子之適也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尸明者也明者曰陽（疏）凡殤有二一是昆弟無後祭之當于宗子祖廟其一是于宗子祖廟其無後者亦有二一是昆弟之子祭之當于宗子祖廟二是諸父無後祭之當于宗子曾祖之廟其經營祭祀牲牢之屬親者主爲之）

程子曰無服之殤不祭下殤之祭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終兄弟之身長殤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成人而無後者終兄弟之孫之身此皆以義起也

薦田案以上庶人祭殤無尸

王制庶人祭于寢（疏庶人之祭謂薦物以其無廟故唯薦而已薦獻不可褻處故知適寢也）

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

陳氏禮書祭有尸而薦無尸

大戴禮天圓篇無祿者穫饋穫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注庶人無常牲故以穫為主）

薦田案以上庶人無尸

通典尸神象也祭所以有尸者鬼神無形因尸以節

醉飽孝子之心也夏氏立尸而卒祭（夏禮尸有事乃坐）殷坐尸無事猶坐周坐尸詔侑無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言此亦周所因於殷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就之為也孝子就養無方也）又云旅酬六尸（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雖爵不受旅）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言無益無用為厭時無尸）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

使同姓可也（人以有子孫為成人子不殤父義由此也）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為子行（戶郎反）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者取于同姓之嫡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士延尸于外戶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

父尸（以孫與祖昭穆同）為君尸者大夫士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尊尸也下下車也國君或時幼小不盡識羣臣有以告者乃下也）尸必式（禮之也）乘必以几（尊者慎也）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中則全於尸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不迎尸者欲全其尊也尸神象也鬼神之尊在廟中人君之尊出廟門則伸也）祝迎尸於廟門之外者象神從外來也

天子宗廟之祭以公卿大夫孫行者為尸一云天子不以公為尸諸侯不以卿為尸為其太尊嫌敵君故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周公祭太山而以

召公爲尸者外神賓主相見敬之道不嫌也卿大夫不以臣爲尸俱以孫者避君也天子諸侯雖以卿大夫爲尸皆取同姓之嫡也夫婦共尸者婦人祔從於夫同牢而食故共尸也始死無尸者尚如生故未立也檀弓云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贈以幣送死者于壙也于主人贈祝先歸也封彼驗反）白虎通曰祭所以有尸者鬼神聽之無聲視之無形升自阼階仰視榱桷俯視几筵其器存其人亡虛無寂寞思慕哀傷無所寫洩故座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尸醉若神之醉矣詩云神具醉止皇尸載起說曰案鼚鷖詩美成王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其詩五章每章有公尸鄭元以初章爲宗廟其二爲四方百物其三爲天地其四爲社稷山川其五爲七祀則是周代大小神祀皆有尸也至於周人輕重各因其象類又案周公祭太山以召公爲尸是三公之類也又秋官職祭亡國之社以士師爲尸是刑戮之義則其餘亦可知矣杜佑議曰古之人樸質中華與彝狄同有祭立尸焉有以人殉葬焉有茹毛飲血焉有巢居穴處焉有不封不樹焉有手搏食焉有同姓婚娶焉有不諱名焉中華地中而氣正人性和而才惠繼生聖哲漸革鄙風今四裔諸國地偏氣獷則多仍舊自周以前天地宗廟社稷一切祭享凡皆立尸秦漢以降中華則無矣或有是古者猶言祭尸禮重亦可習之斯豈非甚滯執者乎（案後魏文成帝拓跋濬時高允獻書云祭尸久廢今風俗則取其狀貌類者以爲尸祭之晏好敬之如夫妻事之如父母敗損風化黷亂情理據文成帝時其國猶在代北又案周隋蠻夷傳巴梁間每秋祭祀鄉里美鬢面人迭迎爲尸以祭之今柳道州人每祭祀迎同姓丈夫婦人伴神以享亦爲尸之遺法）

陳氏禮書古者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祭祀必

立尸周官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守祧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鳧鷖之序言神祇祖考而詩稱公尸則凡祭有尸矣（推奠與祭殤無尸）春秋傳曰晉祀夏郊董伯爲尸傳曰舜祀唐郊丹朱爲尸又周公祭泰山以召公爲尸曾子問曰卿大夫爲尸於公則凡尸皆貴者矣（白虎通曰王者宗廟以卿爲尸不以公爲尸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也社佑曰天子不以公爲尸諸侯雖以卿大夫爲尸皆取同姓之嫡也卿大夫不以臣爲尸俱以孫者避君故也）禮記曰爲人子者祭祀不爲尸則凡尸皆無父者矣然則天子諸侯之尸以卿大夫則幼者不與焉禮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此大夫士之禮歟蓋喪禮始喪而奠則無尸以人道事之也既葬而祭則有尸以神道事之也祭祀同几則一尸儀禮曰男尸女尸謂虞祭也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禮而祭之尸則服士服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禮而祭之尸則服大夫服故周官司服享先公則鷩冕以爲祭則各以其服授尸尸服鷩冕而王服衮以臨之則非所以致敬故弗敢也然小記曰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者鄭氏曰父以罪誅尸服以士服不成其爲君也以卒者不成其爲君故不敢服其爲君之服也儀禮大夫前祭一日筮尸士則前祭三日筮尸大夫於尸再宿而一戒士於尸一宿而無戒則大夫之禮有所屈士之禮有所伸推而上之則人君蓋亦前三日筮尸而宿戒之儀又加隆矣周官掌次祭祀張尸次儀禮大夫士之禮皆祝迎尸於門外祝入門左則固

張於廟門之西矣及其入也主人立於阼階東西南面尸盥而進升自西階主人升自阼階祝從尸主人從祝尸入即席東面而坐祝主人西南而立皆拜妥尸尸答拜遂坐而挼祭焉禮記曰周坐尸詔侑無方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觀儀禮大夫士之祭則人君事尸之儀略可見矣

附辨李氏祫祭昭穆二十餘尸

李氏三禮辨宗廟昭穆或問之說詳矣但謂祫于太廟室中則羣昭羣穆之主皆入列于牖下則小誤耳逸禮祫禮昭穆各用一尸盖周之中世先王先公之位已凡二十餘所使南北相向各列牖下假以宣王考室之時言之后穆東向先公不宻以下十一尸先王太王以下十三尸南北相向每尸設二十六豆籩九俎八簋六鉶及尸與主實獻酬之地益比明堂三倍之廣而二十餘尸各十一獻又有三酳亦非一日所能行也

陳氏禮書鄭氏禘祫志云其尸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 其實太祖廟三尸也

趙氏惠曰鄭謂昭穆各用一尸恐亦或然故杜預云逸禮祫于太廟之禮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以此言之則祫祭之羣昭羣穆雖多昭一尸穆一尸而已

汪氏份曰禮器云周旅酬六尸孔疏云后稷在室面壁東向為發爵之主尊不與子孫為酬酢餘自文武二尸就親廟尸凡六在后稷之東南北對為昭穆更相次序以酬然大祫多主而唯云六尸者先儒與王肅並云毀廟無尸但有主也而李氏乃有不宻以下十一尸太王以下十三尸之說悞也

蕙田案依鄭王義則祫祭不必皆有尸明矣而鄭王之說微有不同一主三尸一主六尸一毀廟有尸一毀廟無尸今案六尸見於禮器三尸不見何經從王為是

右尸

禮記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注)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疏)措置也王葬後卒哭竟而帝生稱王死亦稱王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者此是左傳僖三十三年之言也卒哭者是葬竟虞數畢後之祭名也孝子親始死哭晝夜無時之哭猶朝夕各一哭故謂其祭爲卒哭卒哭明日而立主祔于廟事故卒其無時之哭猶朝夕各一哭故謂其祭爲卒哭卒哭明日而立主祔于廟隨其昭穆從祖父食卒哭主暫時祔廟畢更還殯宮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于祖廟門左埋重處故鄭云虞而作主至祔奉以祔祖廟既事畢反之殯宮然大夫士亦哭而祔而左傳唯據人君有主者言之故云凡君鄭注祭法云大夫士無主也此言凡君明不關大夫士也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祔祔竟並還殯宮至小祥而入廟也檀弓乃云重主道也鄭注引公羊傳云虞主用桑栗則似虞已有主而左傳云祔而作主二傳不同者案說公羊者朝葬日中則作虞主若鄭君以二傳之文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故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虞然後祔死者于寢死者祔而作主為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許慎謹案左氏說與禮記同鄭君不駁明同許意

蕙田案記措之廟立之主並言乃祔廟之練主非虞主也鄭引左傳非是疏用鄭祭法注證凡君二字謂大夫士無主尤爲謬戾詳見大夫士宗廟條下

坊記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疏)宗廟有主下示于民有所尊事也方氏慤曰主藏于宗廟之內故于宗廟言主也爲以偶其存經曰事亡如事存此所以言示民有事也

春秋文公二年公羊傳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注)練謂期年練祭二禮虞主于兩階之間易用栗也

穀梁傳吉主於練(注)期而小祥其主用栗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注)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疏)今方練而作主猶是凶服而曰吉主者此雖爲練作之主終入廟以辨昭穆故傳以吉言之然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而傳連言之者此主終入廟即易檐以事相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

蕙田案吉主即祔于宗廟之主也虞主用桑栗主埋焉故虞主喪主也詳讀禮通考茲不載

白虎通祭所尸主何神本無方孝子以主係心廟主以木爲之木有終始與人相似題之欲令後可知主

用木方尺或曰尺二寸

〔五經異義〕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尚質故不相變既練易之遂藏于廟以爲祭主主之制四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皆刻謚于背

〔禮記外傳〕廟主用木者木落歸本有始終之義天子廟主長尺二寸諸侯一尺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

〔何休公羊傳注〕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穀梁傳范注同〕

衛次仲曰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

成氏伯璵曰天子之主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四向孔穴五達相通漆書其謚故曰神主葬後孝子之心因無所覩故以神主也主之狀古今異制不得以新禮求之

〔通典〕漢儀云帝之主九寸前方後圓圍一尺后主七寸圍九寸木用栗　晉武帝太康中制太廟神主尺二寸后主一尺中間木以栗　大唐之制長尺二寸上頂徑一寸八分四廂各剡一寸二分上下四方通孔徑九分元漆圜元漆趺其圜底蓋俱方底自下而上蓋從上而與底齊趺方一尺厚三寸皆用古尺古寸以光漆題謚號於背

又曰晉劉氏問蔡謨云時人祠有板板爲用當主爲是神坐之榜題謨答今代有祠板木乃始禮之奉廟

主也主亦有題今板書名號亦是題主之意安昌公荀氏祠制神板皆正長尺一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書某祖考某封之神座夫人某氏之神座下皆然書訖蠟油炙令入理刮拭之

司馬氏書儀以桑木爲祠版鄭康成以爲卿大夫士無神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藉徐邈以爲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重主道也埋重而立主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蔡謨以爲今世有祠版乃禮之廟主也主亦有題今版書名號亦是題主之意安昌公荀氏祠制神版皆正長尺一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書某祖考某封之神座夫人某氏之神座書訖蠟油炙令入理刮拭之今士大夫家亦有用祠版者而長及博厚不能盡如荀氏之制題云某官府君之神座版下有趺趺之以藏籍之以褥府君夫人只爲一匣今從之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祠版主道也故於虞亦用桑將小祥則更以栗木爲之

蕙田案古人有重有主未聞有版也既因大夫士主無明文而不立主祠版更何所據耶

朱子家禮伊川神主式作主用栗取法於時月日辰跌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身跌皆厚一寸二分剡上五分爲圓首寸之下勒前爲額而判之一居前二居後前四分後八分陷中以書爵姓名行曰某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陷中長六寸闊一寸合之植于跌身去跌上一寸八分并跌高一尺二寸竅其旁以通中如身厚三之

一謂圓徑四分居二分之上謂在七寸二分之上粉塗其前以書屬稱屬謂高曾祖考稱謂官或號行號如處士秀才行如幾郎幾公旁題主祀之名曰孝子某奉祀加贈易世則筆滌而更之水以洒墻壁外改中不改

朱子家禮作主制度身高一尺二寸闊三寸厚一寸二分首削去其上兩角各去五分俾其首作圓形頷從上量下一寸橫勒其前人身深四分爲頷判開其下分陷中于頷下本身上刻深四分闊一寸長六寸爲陷中竅于本身兩側旁鑽兩圓孔徑四分以通陷中其孔離趺面七寸二分前面廣三寸安在頷下趺方四寸厚一寸二分鑿之通底以受主身合式前合于後身納于趺植立仍高一尺二寸座以薄板三片相合安于趺之兩旁及後面比主稍高面頂俱虛趺之四邊各寬于版少許令可蓋蓋亦以薄板爲之四片相合有頂可以罩趺上板唯前面留圓竅俱飾以黑漆古以帛縫如斗帳齊主四方板爲頂韜其主置于座中然後加蓋今人從簡便不復並用

朱氏彝尊與佟太守書主之制雖不載于經然衛次仲言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何休言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有二寸諸侯長一尺漢書儀言帝主長九寸后主長七寸杜佑通典述晉太康故事帝主尺二寸后主一尺蔡謨言今代祠板乃禮之廟主安昌公荀勗祠制神板皆正長尺二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分雖諸家之說長短不齊要之帝后之尊莫有過尺二寸者凍水司馬氏伊川程氏定爲主式作主以栗趺四寸以象四時高尺二寸以象十

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今之法式大率準此

薛田案以上主名義制度

禮記郊特牲直祭祝于主（注直正也祭以孰爲正　疏薦孰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于主若儀禮少牢敢用柔毛剛鬣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是也

陸氏佃曰直祭祝于主謂尸未入祝而已是之謂直祭若少牢祝酌奠遂命佐食啓會主人西面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尚饗當此節

曾子問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注祝迎廟主祝接神者也蹕止行也　疏三年一祫當祫之年則祝迎高曾祖禰四廟而于太祖廟祭之天子祫祭則迎六廟之主四廟卑諸侯言也主謂木主天子一尺二寸諸侯往太祖廟入廟謂從太祖廟而反還入已廟主出入之時必須蹕止行人若主入太祖廟中則不蹕以壓于尊者也

春秋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

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注毀廟謂親遠高祖毀其廟藏其主于太祖廟中大祖周公之廟陳者就陳列大祖前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其餘孫從王父自外來曰升

著祫嘗祫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注祫合也嘗秋祭祫祭者皆合祭諸廟已毀未毀者之主于大祖廟中以昭穆爲次序祭畢則復還其廟

公羊傳大事者何大是事也

通典祫祭太祖尸南向主在其右昭在東穆在西主各在其右

薛田案以上祭祀奉主之禮

禮記曾子問曾子問曰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注曾子問此怪時有之也孔子以尊喻卑爲僭假也舉兵以遷廟主行無則主命爲假主非也

方氏慤曰廟有二主則莫適爲依是豈禮之意哉所謂尊無二上者以其神有尊卑故言無二上也

薛田案此條言廟無二主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注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天子崩諸侯薨則藏諸主于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也)

蕙田案此條因喪遷主

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注君去其國以廟主從鬼神依人者也)

蕙田案此條去國遷主

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于祖爲無主耳

張子曰有廟即當有主

方氏慤曰廟之有主猶國之有王也非此四者主其虛乎

右主

春秋莊公十四年左氏傳原繁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注宗廟中藏主石室)(疏)宗祏者慮有非常火災于廟之北壁內為石室以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既祭納于石室祏字從示神之也

昭公十有八年宋衛陳鄭災左氏傳鄭子產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告于先君(注祏廟主石函)(疏)周廟謂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羣主于祖廟易救護(疏)每廟木主皆以石函盛之當祭則出之事畢則藏于函藏于廟之北壁之內所以辟火災也

白虎通主藏之西壁

衛次仲曰祭訖則納于西壁埳中去地一尺六寸

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必在西者長老之處地道尊右鬼神幽陰也

說文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

通典或問高堂隆曰昔受訓馮君正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壁之中案逸禮藏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中答曰章句但言藏太祖壁中不別堂室愚意以堂上無藏主當室之中也

賀氏循曰古禮神主皆盛以石函

〔江都集禮〕太祖室壯壁中堂上無藏主處故於室中也

右祔

〔周禮春官司巫〕祭祀則共匱主（注）杜子春曰匱器名主謂木主也主先匱者共主以匱鬳以匱器盛主來向祭所大祝取得主匱器即退

〔孳虞決疑〕云廟主藏于戶之外西墉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筒以盛主

右匱

〔陳氏禮書〕公羊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穀梁曰喪主於虞吉主於練特左氏曰凡君祔而作主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然人子之於親不忍一日使無依焉故始死依以重既葬依以主重埋則桑主一作桑主埋則栗主立豈有既虞卒哭不存其象俟祔而后爲之乎然則左氏曲禮之說蓋曰作主將以祔廟非祔而後作之也先儒謂既祔主反其寢大夫士無主以幣告然坊記曰喪禮每加以遠荀卿曰喪事動而遠故將葬而既祖柩不可反孰謂將祔而既餞主可反乎重主道也大夫士有重尸神象也大夫士有尸孔悝大夫也去國載祏孰謂大夫士無主乎主之制不見於經何休曰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衛次仲曰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右主父也左主母也漢舊儀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帝主長九寸其制雖不可考然正廟之主各藏其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藏于太室壯壁之中去地六尺一寸大戴禮五經

異義江都集禮傳述皆然蓋有所授之也自東漢迄
隋唐宗廟之制與古不同而遷主所藏或在西儲或
在西夾室其正廟之主雖各藏廟室西壁之中而帝
后別爲石埳非禮意也案少牢饋食薦歲事于皇祖
必以某妃配某氏故同几共牢一尸而祖豆不兩陳
以其夫婦一體故也賀循亦謂后配尊于帝神主所
居宜同故東晉明帝時廟有陷室者十皆帝后共一
石室至恭帝時廟爲埳室一十八而帝后異室此議
者所以譏之也

書甘誓用命賞于祖〔蔡注〕天子巡守必載其遷廟之主與其社主以行以示賞戮之不敢專也
周禮春官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奉主車〔注〕有司大祝也王出軍必先有事于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遷主曰祖曾子問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齋車言必有尊也書曰用命賞于祖
肆師用牲于社宗則爲位凡師不功則助率主車〔注〕宗遷主也助助大司馬也
夏官大司馬若大師則泣禦主〔注〕大師王出征伐也泣臨也主謂遷廟之主及社在軍者也凡師既受甲迎主于廟殺牲以血塗主神之
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注〕鄭司農云厭謂厭冠喪服也元謂奉猶送也送主歸于廟與社
禮記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齋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注〕齊車金路〔疏〕凡祭祀皆乘玉路齊車則降一等乘金路也遷廟主行者謂載新遷廟之主
張子曰古者天子巡守載遷廟主而行必載遷廟主親之至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齋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皇氏疏〕有遷主

六官品者直以幣帛告神不將出行即埋之階間無遷主者加以皮主告于祖禰遂奉以出

文王世子其在軍則守於公禰注在軍謂從軍者公禰行主也行以遷主言禰在外親也疏公禰庶子官行主也既從在軍故守於公齊車之行主也

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

尚書大傳王升舟鼓鐘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孔穎達曰社殺戮與軍將同故命社主為將宗廟則遷主也亞在將舟後

陳氏禮書曰師行載遷主則未遷之主不行矣遷主載于齊車則社主亦齊車矣用命賞于祖則遷主之車在左所以象左宗廟也不用命戮于社則社主之車在右所以象右社稷也師載遷主而武王伐紂載文王之木主者所以成文王之志而已不可以常禮議之也書傳曰將舟亞宗廟亞蓋舉宗廟以見社耳先儒以將舟為社主恐不然也蓋君之出也先祓社后釁祖其行也前社而後祖其止也右社而左祖祖非禰也文王世子謂之公禰者親之也

右行師遷主

周禮春官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疏案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大祖即始祖廟也周立后稷廟為始祖以其最尊故寶物藏焉禁令謂禁守不得使人妄入之等也

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

既事藏之注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藏疏典瑞云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其美者天府掌之鄭知玉鎮大寶器是玉瑞玉器之美者此云玉鎮即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鎮圭之屬即此玉鎮也彼又云以玉作六器蒼璧禮天之屬即此寶器也

若遷寶則奉之注奉猶送也疏此遷寶謂王者遷都若平王東遷則寶亦遷天府奉送之于彼新廟之天府藏之如故也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注遺衣服大斂之餘也疏云遺衣服大斂之餘也者案士喪禮云小斂十九稱不必盡服則小斂亦有餘衣必知據大斂之餘者小斂之餘至大斂更用之大斂餘乃留之故知其遺衣服無小斂餘也

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注鄭司農云隋謂神前所沃灌器名元謂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

書顧命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允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鄭氏周禮天府注陳之以華國也書顧命此其行事之見于經　又云武王誅紂赤刀為飾大訓者禮法先王禮教即虞書典謨是也弘璧弘大也大璧琬琰皆尺二寸者大玉華山之球夷玉東北之璞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二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器名之河圖圖出于河水帝王聖者所受允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鼖鼓大鼓也此鼖非考工記鼖鼓長八尺者若是周物何須獨寶守明前代之物與周鼖鼓同名耳大貝者書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

孔疏二序共為列玉五重又陳先生所寶之器物上言陳寶非寶則不得陳之

十庸陳其宗器

呂氏大臨曰宗器者國之玉鎮大寶器天府所掌者也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以華國如書所謂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之類是也楊氏時曰宗器天府所藏是也歷世寶之以傳後嗣祭則陳之示能守也于顧命陳之示能傳也

周禮秋官司約凡大約劑書于宗彝注大約劑邦國約也書于宗廟之六彝欲神監焉疏六彝之名若司尊彝云雞鳥斝黃虎蜼之等以畫于宗廟彝尊使神監焉使人畏敬不敢違之也

禮記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祝　右宗廟守藏

郊特牲祝將命也疏祝將命也者祝以傳達主人及神之辭命也

禮運故宗祝在廟疏宗宗伯也祝大祝也王在宗廟則委于宗祝示不自專以達下也

樂記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注辨猶別也後尸后後贊禮儀疏宗謂宗人祝謂大祝但辨曉于宗廟詔相之禮故在尸後

郊特牲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疏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者若不解禮之義理是失其義唯知布列籩豆是陳其數其事輕故云祝史之事也

春秋桓公六年左氏傳祝史正辭信也

襄公二十七年左氏傳其祝史陳信于鬼神無愧辭注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

蕙田案以上建祝名義

周禮春官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疏云掌六祝之辭者六辭皆是祈禱

之事皆有辭說以告神故云六祝之辭云以事鬼神示者此六祝皆所以事人鬼及天神地祇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二曰造（注）造祭于祖也

劉氏彝曰六祝因祭享而祝之六祈特為因事祭而祈之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一曰祠五曰禱（注）鄭司農云禱謂禱于天地社稷宗廟主為其辭也

蔡氏德晉曰祠之名不一書伊尹祠于先王太甲始立告廟也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嗣前歲之祭也小宗伯禱祠于上下神祇鄭康成注求福曰禱得求曰祠蓋得所求而祭之其禮如常祭也故常祭皆可稱祠取嗣續之意

蕙田案以上祈禱宗廟之祝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絶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注）共子春云今祭祭有所主命也鄭司農云擩祭以肝肺菹擩鹽醯中以祭也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絶以祭也絶祭不循其本直絶肺以祭也重肺賤肝故初祭絶肺以祭謂之絶祭至祭之末禮殺之後但擩肝鹽中祝之擬之若祭狀弗祭謂之振祭特牲饋食禮曰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鄉射禮曰取肺坐絶祭鄉飲酒禮曰右取肺左卻手執本坐弗繚右絶末以祭少牢曰取肝擩于鹽振祭元謂振祭擩祭本同不食者擩則祭之將食者既擩必振乃祭絶祭繚祭亦本同禮多者繚之禮略者

蕙田案此條祝祭

鄭氏鍔曰食必有祭示不忘先宗廟之中尸祭有九大祝辨之非賓主飲食之祭而康成皆引賓主之食以言不可不辨命祭若曾子問師行無遷廟之主則何如孔子曰主命以皮幣告禰載命以行每舍奠焉貴命也是謂命祭鄭引玉藻君命使祭之禮非大祝所辨也衍者餘也尸之餘也下佐食取尸祭之餘以授上佐食上佐食以授主人主人以祭是謂衍祭鄭引曲禮主人延客之禮非大祝所辨者炮不煩改字封人云歌舞牲及毛炮之豚羞尸取所炮之豚以祭祀是謂炮祭周亦非曲禮徧祭先鄭謂四面為坐以祭百神是謂周祭振祭擩祭二祭本同所以異者尸

未食之前以葅擩于醢祭于豆間是謂擩祭蓋擩祭之尸將食之時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尸右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加于俎是謂振祭蓋振者先擩復振而擩祭則不振絶祭繚祭二祭亦本同所以異者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絶以祭不循其本直絶肺以祭禮多者繚之禮略者絶則祭之此所以爲異共祭豈膳夫所共乎廟中則大祝授王以當祭者也

高氏愈曰九祭皆皇尸祭食之禮蓋祝左右于皇尸凡祭皆當相之故當先辨之也命祭祝命尸祭也劉氏彝曰命祭謂妥尸尸坐祝始命尸衍祭謂上佐食取黍稷祭也衍祭尸取黍稷祭也衍祭謂上佐食取黍取韭醢徧擩于三豆祭于豆間也炮祭取所炮之豚祭也炮祭稷及切肺授尸尸受而登于豆間賓尸所謂兼祭以其衍多故云衍也周祭依殺之序徧祭也周祭賓尸依殺祭之也振祭取魚謂次賓蓋羊膴尸擩鹽而祭也

腊振之而祭振祭謂凡牢幹魚腊骼骨有肯擩鹽振之擬祭弗莫是也擩祭取肺肝擩鹽而祭絶祭封肺絶本而祭繚祭封肺之大本繚之以祭繚猶曲也共祭謂凡尸所祭皆佐食共之共祭謂凡尸之食祭皆上佐食工祝共之所以尊之也然此童字義多難曉先儒所解亦多附會經傳而曲爲之說耳

方氏苞曰注謂衍當爲延炮當作包周猶徧也義皆可通古書以音近而譌及同事而異名者甚多男巫望衍旁招以茅則衍當爲延明矣小記輕者包重者特牲莊子周徧咸三者異名而同實其指一也則字義本同九祭尸實並用賓客之命祭延祭見王藻曲禮而祭祀亦有之士虞禮祝命佐食綏祭特牲饋食尸坐祝命綏祭是也二佐食次第取敦實俎實以授尸正延尸以祭耳祭祀之兼祭見特牲少牢而賓客亦有之公食大夫禮兼祭庶羞是也賓客之徧祭見曲禮而少牢十一飯所舉所祭無不徧也至振擩絶繚尸賓同具不待言矣蓋祭者尸賓而命祭延祭則贊尸賓之節會也每物專祭其常也然或物微禮殺亦有時而不祭惟尸賓之正禮有兼祭有徧祭故特揭之此四者祭之正也振擩絶繚則曲詳其儀節也自朝夕恒食而外祭祀賓客必有授祭者故以命祭始而以共祭終焉特牲士虞及少牢禮舉幹舉肩言振祭而不言擩是擩原有不擩者注專以肝之既擩復振言似未盡

蕙田案注疏釋九祭不專主祭祀鄭剛中則謂皆宗廟中尸祭之禮高紫超從之是也方

氏又兼賓祭言之未的

又案以上尸祭之祝

禮記禮運 作其祝號(疏)作其祝號者謂造其鬼神及牲玉美號之辭祝史稱之以告鬼神

周禮春官大祝 辨六號 二曰鬼號(注)號謂尊其名更為美稱也鬼號若云皇祖伯某

禮記曲禮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注)更設稱號尊神異于人也皇君也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媲也媲于考也(疏)此更為神設尊號亦廣其義也王父祖父也皇君也考成也此言祖有君德已成之也王母曰皇祖妣者王母祖母也妣媲也言得媲匹于祖也父曰皇考母曰皇妣者義如上祖父母也

君天下曰天子 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注)唯宗廟稱孝者內事宗廟是事親事親宜言孝故祭廟則祝辭云孝王某某為天子名也(疏)內事曰孝王某

諸侯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疏)某侯某者若言齊侯衛侯下某是名

郊特牲 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疏)熊氏云祭稱孝孫對祖為言稱孝子對禰為言以其義稱也者義宜也事祖稱宜行孝道是以義而稱孝也

周禮春官大祝 四曰牲號五曰盞號六曰幣號(注)幣號若玉曰嘉玉幣曰量幣有名號盞號為黍稷皆有名號也牲皆

禮記曲禮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兎曰明視脯曰尹祭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梁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醯玉曰嘉玉幣曰量幣(注)號牲物者異于人用也元頭也武迹也腯亦肥也春秋傳作腯腯充貌也翰猶長也羹獻食人之餘也尹正也商猶量也脡直也萁辭也嘉善也稻菰蔬之屬也豐茂也大鹹曰鹵今河東云幣皐也(疏)此一節論祭廟牲幣告神之法凡祭者謂貴賤悉然牛曰一元大武者元頭也武迹也牛若云剛鬣言肥大也豕曰剛鬣者豕肥則毛鬣剛大也王弱故王云柔毛言肥澤也雞曰翰音者翰長也雞肥則其鳴聲長也犬曰羹獻者人將所食羹餘以與犬犬得食之肥肥可以獻祭于鬼神故曰羹獻也雉曰疏趾者趾足也雉肥則兩足開張趾相去疏也音義隱云雉之肥則足疏故王云足間疏也兎曰明視者兎肥則目開而視明也故王云目精明皆肥貌也然自牛至兎凡有八物唯有牛曰一頭而豕以下不云數者皆從其所用而言數也則並宜云若干也雞雉為膳及腊則不數也脯曰尹祭者尹正也裁截方正而用之祭一通云正謂自作之也脯自作則知肉之所用也論語沽酒市脯不食言其不正也槀魚曰商祭者槀乾也商量也祭用乾魚量度燥濕得中而用之也鮮魚曰脡祭者脡直也祭有鮮魚必須鮮者煮熟則脡直若餒則敗碎不直水曰清滌者古祭用

水當酒謂之元酒也而云清滌言其甚清皎潔也樂記云尚元酒是也酒曰清酌者酌斟酌也言此酒甚清徹可斟酌當為三酒未必為五齊黍曰薌合者夫穀秫語助也稷曰明粢者稷粟也明白也言此祭祀明白粢也鄭注甸師云粢黃粱也莫雅云粢稷也注今江東人呼粟為粢此等諸號若一祭並有則舉其大者牲牢酒齊而言不應諸事皆道故少牢禮稱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是也或唯有犬雞或魚兎及水酒韭鹽之祭則各舉其善號故此經備載其名必知然者案士虞禮祝辭云尸祭鄭注云尸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尸祭亦記者誤矣如鄭此言明舉用脯者稱尸祭以此推之儀亦可知也

春秋桓公六年左氏傳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　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

敬也　疏嘉善釋詁文也杜訓粢為謹敬言善敬為酒

薦田案以上祝號

周禮春官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以享右祭祀　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吉拜拜而后稽顙凶拜稽顙而后拜杜子春云振讀為振鐸之振動讀為哀慟之慟奇讀為奇偶之奇謂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或云奇讀為倚倚拜謂持節持戟拜身倚之以拜鄭大夫云動讀為

董書亦或為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奇拜謂一拜也褒讀為報報拜再拜是也鄭司農云褒拜今時持節拜是也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敢肅使者元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一拜答臣下拜再拜拜神與尸享獻也謂朝獻饋獻也右讀為侑侑勸尸食而拜　疏此九拜之中四種是正拜五者逐事生名還依四種正拜而為之也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此三者相因而為之空首者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是為空首也以其頭不至地故名空首頓首者為空首之時引頭至地首頓地即舉故名頓首一曰稽首其稽稽留之字頭至地多時則為稽首也此三者正拜也稽首拜中敬重臣拜君之拜二曰頓首者平敵自相拜之拜三曰空首者君答臣下拜知義然者案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則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公如晉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豪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如是相禮諸侯于天子臣于君稽首禮之正然諸相于大夫之臣及凡自敵者皆當從頓首之拜也如是差之君拜至下當從空首拜其有敬事亦稽首故大誓云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以下太子發拜手稽首是其君于臣稽首事洛誥云周公拜手稽首朕復子明辟成王拜手稽首不敢不敬天之休者此即兩相尊敬故皆稽首九曰肅拜者拜曰最輕惟軍中有此肅拜婦人亦以肅拜為正其餘五者附此四種正拜者四曰振動附稽首五曰吉拜附頓首六曰凶拜亦附稽首七曰奇拜附空首八曰褒拜亦附稽首以享侑祭祀者享獻也謂朝踐獻尸時拜侑侑食侑勸尸食時而拜此九拜不專為祭祀而以祭祀結之者祭祀事重故舉以言之

黃氏度曰九擘專施於祭祀餘禮亦有拜不備九拜故太祝辨九拜以享右祭祀拜致敬也敬莫著于祭

九拜各有所施施不失節而後禮可觀爲能事鬼神
太祝辨九拜教敬也
鄭氏鍔曰稽之爲言久也拜頭至地其留甚久此拜
之最重者也頓之爲言暫也頭雖叩地頓而便起不
久留焉此稍重者也空首頭略至手其中空闊頭手
不相密邇其禮輕矣臣之於君則稽首頓首自敵已
以下用之秦羸頓首於宣子之前是也空首君用於
臣也振動者或云以兩手相擊振動其身今緩人之
拜如此有所肅敬變動悚慄而下拜也吉拜則自凶
向吉所謂拜而後稽顙凶拜則純乎凶所謂稽顙而
後拜陽數奇陰數耦則奇者一拜褒拜則既拜矣又
報一拜所謂再拜推手曰揖引手曰肅肅者不下拜
俯下其手而復引之見其肅敬之至此軍禮所常用

故曰介胄之士不拜卻至於戰三肅楚使而退是也
王於廟中亦有時而當肅鄭康成云肅拜今之揖是
也
陳氏禮書禮曰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拜稽顙哀戚
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荀卿曰平衡曰拜下衡曰
稽首至地曰稽顙許慎曰頓下首也然則書稱拜手
稽首則拜手手拜也稽首至地也荀卿所謂下衡
曰稽首是也稽顙則首至地矣荀卿所謂至地曰稽
顙是也大祝言禮之重者則先稽首而繼之以頓首
空首振動言禮之輕者則先奇拜而繼之以褒拜肅
拜則頓首空首振動重禮之漸殺者也褒拜肅拜輕
禮之尤殺者也然則稽首拜手而稽留焉頓首則首
頓於手而已空首不至於手空其首而已奇拜一拜

也儀禮鄉飲鄉射聘禮士相見凡禮之殺者皆一拜是也肅拜俯其手而肅之也婦人與介者之拜也少儀曰婦人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然則所謂手拜者手至地也士婚禮婦拜扱地是也褒拜介於一拜肅拜之間則禮固殺矣其詳不可考也記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避君也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君稽首寡君懼矣是稽首者諸侯於天子大夫士於其君之禮也然君於臣有所稽首書稱太甲稽首於伊尹成王稽首於周公是也大夫於非其君亦有所稽首儀禮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勞介介再拜稽首是也蓋君子行禮於其所敬者無所不用其至則君稽首於其臣者尊德也大夫士稽首於非其君者尊主人也春秋之時晉穆嬴抱太子頓首於趙宣子曾季平子頓首於叔孫則頓首非施於尊者之禮也鄭氏謂稽首頭至地頓首頭叩地空首頭至手褒讀爲報再拜也又引書曰王動色變爲振動之拜此不可考又曰三年之喪稽顙而後拜所謂喪拜也蓋拜則致敬於人稽顙則致哀於已拜而後稽顙顙乎其順也以其先致敬故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考工記輈欲頎典鄭司農曰以頎讀爲懇蓋古字頎懇通用其先致哀故也孔子之時禮廢滋久天下不知後稽顙之爲重而或以輕爲重是猶不知拜下之爲禮拜上之爲泰而或以泰爲禮故孔子救拜之弊則曰吾從下凡欲禮之明於天下而已喪之稽顙猶稽首也禮非至尊不稽首則喪

非至重不稽顙矣然有非至重而稽顙者非以其至親則以弔者之尊也故為妻稽顙以至親也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首以弔者之尊也婦人移天於夫而傳重於長子故雖父母不稽顙所稽顙者為夫與長子而已以所受於此者重所報於彼者殺也然士喪禮於三年之喪拜稽顙大記雜記皆言拜稽顙此謂拜必稽顙非拜而後稽顙也晉獻公之喪秦穆公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稽顙而不拜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國語曰重耳拜而不稽顙誤矣

顧氏炎武日知錄古人席地而坐引身而起則為長跪首至手則為拜手手至地則為稽首此禮之等也君父之尊必用稽首拜而後稽首此禮之漸也必以稽首終此禮之成也今大明會典曰

後一拜叩頭成禮此古之遺意也　古人以稽首為敬之至周禮太祝辨九擘一曰稽首注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禮禮記郊特牲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秦伯享晉公子重耳公賦六月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襄公三年盟于長樗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二十四年鄭伯如晉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鄭國之介恃大國而凌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哀公十七年盟於蒙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國語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執王卑替其贊也拜不稽首誣其上也替贊無鎮誣王無民可以見

稽首之爲重也自敵者皆從頓首李陵報蘇武書稱
頓首　荀子言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
似未然古惟喪禮始用稽顙蓋以頭觸地其與稽首
乃有容無容之別　今表文皆云稽首頓首蔡邕獨
斷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盜位慕古
法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頓首
非朝臣曰稽首再拜　百拜字出樂記古人之拜如
今之鞠躬故通計一席之間賓主交拜近至於百注
云一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是也　徐伯魯曰崇鄉飲酒禮無百拜此特甚言之耳若平禮止是一拜
子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是也禮至末世而繁
自唐以下即有四拜者百官見東宮
親王之禮見其父母亦行四拜禮其餘官長及親戚
朋友相見正用兩拜禮是四拜惟於父母得行之今
人書狀動稱百拜何也　古人未有四拜之禮李涪
刊誤曰夫郊天祭地止於再拜其禮至重尚不可加
今代婦謁姑章其拜必四詳其所自初則再拜次則
跪獻衣服文史承其箑箠則跪而受之常於此際授
受多誤故四拜相屬耳　戰國策蘇秦路過雒陽嫂
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此四拜之始蓋因謝罪而
加拜非禮之常也　黃庭經十讀四拜朝太上亦是加拜今人上父母書用百
拜亦爲無理若以古人之拜乎則古人必稽首然後
爲敬而百拜僅賓主一日之禮非所施於父母若以
今人之拜乎則天子止于五拜而又安得百也此二
者過猶不及明知其不然而書之此以僞事其親也
洪武三年上諭中書省臣曰今人書劄多稱頓首再

拜百拜皆非實理其定爲儀式令人尊守於是禮部定議凡致書于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則稱端肅奉復敵已者稱奉書奉復上之與下稱書寄書答卑幼與尊長則曰家書敬復尊長與卑幼則曰書付某人

九頓首出春秋傳然申包胥元是三頓首未嘗九也杜註無衣三章章三頓首每頓首必三此亡國之餘情至迫切而變其平日之禮者也七日夜哭於鄰國之庭古人有此禮乎七日哭也九頓首也皆亡國之禮也不可通用也　韓之戰秦獲晉侯晉大夫三拜稽首古但有再拜稽首無三拜也申包胥之九頓首晉大夫之三拜也　楚語椒舉遇蔡聲子降三拜納其乘馬亦亡人之禮也

方氏苞曰振動則未嘗拜也而序列稽首頓首空首之下何也奇吉凶乃前三拜之細目肅拜不過下手以爲恭而已振動則顏色變作手足辟易身體戰慄非尊者有過越之施無所用之其禮最重如聘禮賓入門公再拜賓辟賓致命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避與三退時必振動以示不敢答拜而震懾不寧更甚於答拜故列於五拜之前也注未指所施用王氏應電謂應受其拜而不答者不可通

蕙田案拜之所用甚多而尤莫重于祭祀此經所以言右享祭祀也九拜稽首頓首稽重於頓有久暫之別二者拜之正也空首振動空首則頭不至地振動則幾不成拜一則以尊臨卑而意舒一則以卑承尊而神慄也二者拜之變也吉拜凶拜則稽首之差異也奇

拜褒拜則頓首之多寡也肅拜則但以手肅之而已注疏說不如禮書爲詳方氏解振動句有味顧氏所據皆是特其言拜甚廣不專指祭祀今附存之以著拜禮之備

又案以上祝拜

周禮春官大祝肆享則執明水火而號祝（注）如以六號祝明此圭潔也肆享祭宗廟也

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注）隋釁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釁既隋釁後言逆牲容逆鼎右讀亦當爲侑

來瞽令皐舞（注）皐讀爲卒呼嘷之嘷來嘷者謂皆呼之入

相尸禮（注）延其出入詔其坐作（疏）凡言相尸者諸事皆相故以出入坐作解之尸出入者謂祭初延之入二灌訖退出坐于堂上南面朝踐饋獻訖又延之入室言詔其坐作者郊特牲云詔祝于室坐尸于堂饋獻訖又入室坐言作者凡坐皆有作及與主人答拜皆有坐作之事故云詔其坐作也

既祭令徹（疏）祭訖尸謖之後大祝命徹祭器即詩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是也

薦田案以上正祭之祝

大師造于祖則前祝（注）鄭司農云前祝大祝自前祝也元謂前祝者王出也歸也將有事于此神大祝居前先以祝辭告之

大會同造于廟（疏）大會同者王與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或在畿內或在畿外亦告廟而行云造者以其非時而祭造次之事即上文造于祖一也

薦田案以上有事造廟之祝

小祝大祭祀遷廬遷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注）隋祭也奠奠爵也祭祀奠先徹後反言之者明所佐大祝非一（注）尸之

凡事佐大祝（注）唯大祝所有事

薦田案以上小祝

禮記郊特牲詔祝于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注）朝事延尸于尸西南面主席東面取牲脾臂燔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于室直正也祭以孰爲正則血腥之屬盡敬心耳索求神也廟門曰祊謂之祊者以於祭名也

祭統詔祝于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注）詔祝告事于尸也出于祊謂

索祭也（疏）詔祝于室者詔告也祝祝也謂祝官以言詔告祝請其尸於室求之而出于祊者謂明日繹祭而出廟門旁廣求神于門外之祊此交神明之道也者神明難測不可一處求之或門旁不敢定是求神明交接之道鬼神通故云道

詩小雅楚茨祝祭于祊（傳）祊門內也（箋）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

薦田案以上祝主祝祊

工祝致告徂賚孝孫（傳）善其事曰工（箋）祝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既而以嘏之物往予主人

工祝致告神具醉止（傳）致告孝孫之意告尸以利成也（箋）于是致

禮記禮運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疏）言天子諸侯所之辭而告神神以嘏福而與主人二者皆依舊禮無敢易其常事古法是謂大假假大也祭之時祝以主人

宣祝嘏辭祝（疏）宣揚也祝嘏有舊辭更宣揚告神也

薦田案以上祝嘏

易巽卦九二用史巫紛若吉

禮記禮運王前巫而後史

周禮春官司巫掌羣巫之政令祭祝則共匰主及道布

及葅館（注）杜子春云葅器名主謂木主也道布新布三尺也館神所館止也或曰布者以為席也元謂道布者為神所設巾巾當禮曰以功布為道布

蜀予几也葅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葅謂若今筵也主先匰葅後館互言之者明共主以匰共葅以筵大祝取其主葅陳之器則退也士虞禮曰葅扑茅長五寸實于筐饌于西坫上又曰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疏）子春所解及讀字唯解匰器名一事後鄭從之自餘並義無所取後鄭不從元謂道布者為神所設巾即引中雷禮以功布為道布屬于几是也云葅之言藉者祭食有當藉者謂常藉所當之食云館所以承葅謂若今筵也者筵所以盛葅也云主先匰器在上者欲見以匰器盛主來向祭所大祝取得主匰器即退葅後言館器欲見大祝取得葅館器退明亦初以館盛葅來互言之是以鄭云明共主以匰共葅以筵大祝取其主葅陳之器則退也二事雙解之引士虞禮曰苴扑茅長五寸實于筐饌于西坫上者扑切也切之長五寸又陳之西坫者堂西南隅謂之坫饌陳于此未用前又曰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縮縱也據神東面為正東西設之故言東縮引之者見苴是藉祭之物設之東縮縮縱也據神東面為正東西設之故言東縮引之者見苴是藉祭之物

鄭氏鍔曰主在廟則藏于石室謂之宗祏祭于廟則以匰盛而至祭所祝取主而匰退

蔡氏德晉曰匰盛主之器道布郝仲輿謂冪主之巾主在道用以掩覆防褻也葅茅蜀尸祭黍稷而以之為藉館則所以盛葅者筐蜀也

國語楚語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注）巫覡見鬼者周禮男亦曰巫

處位次主（注）處居也位祭位也次主次其尊卑先後也

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注）烈明也而能知山川之（注）牲之毛色小大也器所當用也時服四時服色所宜也

號（注）號名位也　高祖之主（注）高祖廟之先也　宗廟之事昭穆之世（注）父昭子穆先後之次也　春秋齊僖公謂之逆祀　齊敬之勤（注）齊莊也　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注）崇飾也　忠信之質（注）質誠也　禋潔之服（注）潔祀曰禋　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注）祝人祝也掌祈福祥　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注）名姓謂嬀姓若伯夷炎帝之後爲堯秩宗生嘉穀莊卯之屬　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注）彝六彝器俎豆量大小也　次主之度（注）疏數之度　屏攝之位（注）周氏云屏者并攝主人之位昭謂屏屏風也攝形如今要扇皆所以分別尊卑爲祭祀之位　近漢亦然壇場之所（注）除地曰場　上下之神氏姓之出（注）所自出也　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注）宗宗伯也掌祭祀之禮

荀子　天子出戶而巫覡有事出門而宗祝有事

惠田案以上廟巫

又案先王事神如事人人必得介紹以傳命而後賓主之情通鬼神亦然故先王立大小祝之官使之辨其名號潔其牲幣恭其拜跪善其詞祝以順道鬼神之欲惡而宣達祭者之悃忱則神無怨恫而幽明之際渙然融洽足以召福祥而弭災變矣孔子曰祝鮀治宗廟益重之也

右祝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李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吉禮六十三

宗廟制度

周禮春官鬱人掌祼器

（注祼器謂彝及舟與瑤斝）知祼器中有彝及舟者此經下文云和鬱鬯以實彝又見司尊彝有瑤斝者案禮記王制云諸侯賜圭瓚然後為鬯瓚皆與秬鬯相將即下文祼王是也故知祼器中有瑤瓚則兼圭瓚璋瓚也

鄭氏鍔曰典瑞於祼圭有瓚特辨其名物司尊彝於彝舟特詔其飾辨其用蓋不掌其器鬱人取所築以煮之鬱金以和秬鬯實之於六彝故并祼器掌之

禮記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注夷讀為彝周禮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龍龍頭也疏通刻其頭蒲合蒲如鳧頭也）（疏此一經明魯有三代灌尊及所用之勺彝法也與餘尊為法故稱彝雞彝者或刻木為雞形而畫雞於彝斝畫為禾稼黃目以黃金為目鄭引周禮以下司尊彝之文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斝彝黃彝義亦然龍勺勺為龍頭疏為刻鏤通刻勺頭蒲謂刻

勺為皃頭其口微開如蒲
草本合其末微開口也

陳氏禮書尊之為言尊也彝之為言常也尊用以獻上及於天地彝用以祼施於宗廟而已故尊於祭器獨名尊彝於常器均名彝籍談曰有勛而不廢撫之以彝器臧武仲曰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則彝之為常可知矣尊亦謂之彝彝亦謂之尊故黃目彝也記曰鬱氣之上尊雞鶒皆彝也明堂位曰灌尊然彝之為器不特飾以雞鳥黃目虎雌之象而已凡邦國之約劑書於此司約大約劑書於宗彝是也凡臣之有功銘於此祭統勤大命施於烝彝鼎是也益臣之有功祭於大烝故勤大命者施於烝彝鼎則三時之彝不預也　又曰雞者司晨之始則陰盛而陽微祼所以求諸陰故夏后氏以之若夫司尊彝以春言之者春則所謂時之首焉者也龍勺龍陽中之陰也淵潛而為仁以澤萬物故夏以之殷以疏者亦前疏屏之意蒲之為物柔而順有懷柔百神之意

陸氏佃曰六彝雞東方也鳥南方也虎西方也蜼北方也黃彝鶒彝中央也鄭氏謂鶒畫禾稼龍勺為龍頭蒲勺為皃頭疏勺為雉頭經曰雉曰疏趾龍勺以能施為義疏勺以能不溺為義蒲勺以能不溺為義

周禮春官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秋嘗冬烝祼用鶒彝黃彝皆有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

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也曰夏后氏以雞彝殷以鶒周以黃目彝皆有舟言春夏秋冬及追享朝享有之同也者以諸尊皆物為飾今云鶒于義無取故破從稼也云黃彝黃目尊也者依明堂位文引明堂位者証雞彝是夏法鶒彝是殷法黃彝是周法元謂黃目以黃金為目者無正文鄭以目距為眼目黃又與黃金字同故為黃金釋之也引郊特牲彼鳴鳥是鳳凰則此鳥亦是鳳凰故云畫雞鳳凰之形也云皆有舟言春夏秋冬及追享朝享有之同也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者漢時酒尊下槃象周時尊下有舟故舉以為況也云鶒讀為稼稼彝畫禾稼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雌禺屬卬鼻而長尾　疏云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為雞鳳凰之形者案尚書云鳥鳥之不聞

者鮮黃目之義也云蜼禺屬印鼻而長尾者案雞彝鳥彝相配皆為鳥則虎彝蜼彝相配皆為獸故爾雅蜼在釋獸中云蜼禺屬彼注蜼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獵尾末有岐鼻露向上兩即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令江東人亦取養之為物捷健若然向來所說雞彝鳥彝等皆有所出其虎彝蜼彝當是有虞氏之尊故鄭注尚書云宗彝宗廟之中虞夏所用故曰虞夏以上虎蜼而已也

鄭氏鍔曰祼獻必用彝尊非苟以為盛也齊之器而已各因時而用之時不同則器不同各因時以明義也鬱必盛以彝春祠之彝則飾以雞雞東方之畜歲起于東于時為春也夏禴之彝則飾以鳥鳥鳳也書曰我則鳴鳥不聞指鳥為鳳夏為文明而鳳具五色文明之禽也王祼矣后亞之故用一彝而飾其一后酌其一尊之有鬱備齊酒之乏彝之有酒豈不備哉之乎舟之制陸佃謂如今世酒船之類酒船喻舟其義甚著但今宗廟中尊罍無此制度耳康成讀竿為稼謂秋者萬物斂之時禾稼西成故祼用竿彝以明農事之成黃彝者畫為黃目也人目未嘗黃蕃目則黃氣之清明未有如蕃者故記曰黃者中也日者清明也言酌于中而清明于外也冬者萬物歸根復命之時祼用黃彝言明于外而方之義獸蜼似獼猴而大其鼻上向兩則自垂于樹以尾塞鼻益獸之智也追享及遷廟之主世既遠矣猶不忘祭是謂尊尊尊尊至于遠祖可以謂之義彝刻以虎以其義也朝享行于祖考之廟親為近矣每月祭焉是謂親親親親不忘乎月祭可以謂之智彝刻以蜼以其智也

禮記明堂位鬱尊用黃目（注鬱鬯之器也黃彝也）（疏鬱尊用黃目者鬱謂鬱鬯酒黃目當烝所用尊崇周公於夏禘用之

方氏慤曰所謂黃目即黃彝也而又曰鬱尊者以鬱鬯之所實也

王氏安石曰周官有鬯人鬱人不知鬱謂之秬鬯鬯人供之煮鬱金和鬯酒謂之鬱鬯鬱人掌之天子賜諸侯以圭瓚則諸侯可用鬱鬯宣王嘗以圭瓚秬鬯二卣賜文侯周公在東都日成王嘗以秬鬯二卣命周公禋于文王武王則秬鬯圭瓚魯公必受此賜無疑案禮秋嘗冬烝灌用黃彝黃彝即黃目賜諸侯或一卣或二卣不言黃彝何也卣乃中尊蓋黃彝別名謂尊有三彝為上卣為中一卣為下矣其義矣凡灌天子諸侯用圭瓚后夫人用璋瓚瓚者其槃圭其柄也故鬱尊有黃目灌有圭瓚雖魯人得用然瓚有大圭未免僭天子禮

郊特牲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注黃目黃彝也周所造于諸侯為上也）（疏黃彝以黃金鏤其外以為目因取名也貯鬱鬯酒故云鬱氣是中方色目是氣之清明者也酒在尊中而可斟酌示人君德于祭事必斟酌盡於中也目在尊外而有清明示人君行祭必外盡清明潔淨也案明堂位云周以黃目是周所造也天子則黃彝之上有雞彝鳥彝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云于諸侯為上也

陳氏禮書先王制器或遠取諸物或近取諸身其取之也有義其用之也以類雞鳥虎蜼之彝取諸物也

犧耳黃目取諸身也

方氏慤曰以金目為飾故謂之黃目以實鬱鬯而貴臭故曰鬱氣之上尊而謂之尊者以居其所而贊者從者有尊之義故也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而黃

彝處其四此乃言上尊者以尊時之所上而已目之猶水也其光火也以水為體故其氣清以火為用故其氣明玉藻言視容清明是已是以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鬱在中而以瓚酌之蓋酌于中也直達于外焉蓋清明于外也夫孝子將祭虛中以治之此非清明于中之義乎至于不御內不聽樂不飲酒不茹葷此非清明于外之義乎

周氏諝曰司尊彝之職秋嘗冬烝祼用鬱彝黃彝黃彝即黃目周禮謂之彝此謂之尊何也蓋以彝對尊則彝為常尊為變以尊對彝則尊為尊彝為卑及離而言之則尊與彝一也

詩大雅江漢釐爾圭瓚秬鬯一卣（毛傳）釐賜也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卣器也九命錫圭瓚秬鬯（鄭箋）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王錫召虎以鬯酒一罇使以祭其宗廟

書洛誥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傳）周公以黑黍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武以美享（疏）周禮鬱鬯之酒實之于彝此言在卣者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卣則未祭實之于卣祭時實之于彝此二卣者一告文王一告武王彼王賜臣使告其太祖故惟一卣耳

文侯之命用賚爾秬鬯一卣（疏）祭時實鬯酒于彝此用卣者未祭則盛以卣也盛于卣及祭則實于彝此初賜未祭故

春秋僖二十八年左氏傳王賜晉侯秬鬯一卣（注）秬黑黍鬯香酒所以降神卣器名

周禮春官鬯人（注）脩讀曰卣卣中尊謂獻象之屬尊者彝為上罍為下（疏）鄭以脩從卣者詩與尚書及爾雅皆為卣也云卣中尊為獻象之屬者案下司尊彝職是尊者彝為上罍為下獻象之屬在其中案大宗伯宗廟六彝皆以祼為始當在鬱人用彝今不用鬱在鬯人用卣尊以喪中為吉祭略用鬱食始也

蕙田案書傳春秋傳並云秬鬯一卣則卣所以盛秬鬯故鬯人掌之至祼時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書傳疏皆云未祭則盛於卣祭時實之於彝是也其司尊彝所掌之六尊則以盛五齊三酒不以盛秬鬯注疏謂卣即獻象之屬則六尊六彝皆祼器而無獻尊矣又以為喪畢祭殺禮皆誤也

爾雅釋器卣中尊也（注）不大不小者

蕙田案以上祼尊

明堂位 灌用玉瓚大圭 注灌酌鬱尊以獻也瓚形如槃容五升以大圭為柄是謂圭瓚 疏灌謂酌鬱鬯獻尸以求神也酌之所用玉瓚以玉飾瓚故曰玉瓚也以大圭為瓚柄故曰大圭也

周禮春官典瑞 祼圭有瓚以肆先王 注鄭司農云于圭頭為鬯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故詩曰卹彼玉瓚黃流在中國語謂之鬯圭以肆先王祼先王祭也元謂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為名漢禮瓚盤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 疏祼圭即玉人所云祼圭尺有二寸者也以肆先王謂祭先王于圭頭為器器即瓚是也詩云卹彼玉瓚黃流在中者彼詩是美王季為西伯受赦王圭瓚之賜言黃流在中即與玉人云黃金勺鼻等同也云國語謂之鬯圭者案國語云臧文仲以鬯圭與磬如齊告糴是也云漢禮瓚盤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者此漢禮器制度文叔孫通所作案玉人職云大璋中璋邊璋下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鄭注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云大不見圭瓚圭瓚之形而云如圭瓚者鄭欲因三璋勺見出圭瓚之形但三璋勺雖形如圭瓚玉人不見圭瓚之形

即此漢禮文其形則大三璋之勺徑四寸所容蓋以小也

鄭氏鍔曰祼圭尺有二寸有瓚其制如槃然其柄用圭有流前注疏為龍口之形所以挹鬯以祼神與賓客也說者謂祀先王謂之肆于賓客則以祼為言何耶康成謂以祀先王者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為名余以為既祼然後解牲體今名祼為肆非其序也肆陳也鬱人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祼王灌之陳之皆謂肆為陳圭瓚陳于先王之前而用以灌祭故先儒以為肆者灌祭先王待賓如事神然故其禮有祼所謂上公再祼之類是也嫌賓客人也不當祼故特以祼言之

周禮考工記玉人 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 注祼之言灌也灌謂始獻酌鬱也瓚如槃其柄用圭有流前注疏祼讀為灌者取水灌之義云祼為始獻酌鬱也者案司尊彝注祼謂始獻尸郊特牲注云始獻神也蓋以其祼入獻于尸故云獻尸以灌圭為降神故云獻神三注雖曰不同其義一也

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 注勺故書或作約杜子春云當為勺謂酒尊中勺也鄭司農云鼻謂勺龍頭鼻也元謂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也衡古文橫假借字也衡謂勺柄龍頭也元謂鼻勺流也凡勺也鄭司農謂瓚四玉一石是圭瓚璋瓚其勺也柄則圭璋純玉為之勺則玉多石少者可矣鄭司農謂瓚四寸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

薛氏季宣曰圭璋其柄也瓚其勺也衡勺柄龍頭也元謂鼻勺流也凡所謂黃金勺青金外是也鼻寸所以流爵也衡四寸勺徑也圭璋瓚制蓋如此

王氏詳說曰舊圖以瓚下有盤出于漢儀六經所載初無此事陸氏謂瓚形如盤徑四寸鼻上寸為龍形圭璋為柄當矣但陸氏以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橫四寸有半謂勺為龍口矣復有杜氏之說以勺為尊中之勺何其依違兩間乎蓋勺之事一而其制有二明堂位曰夏后氏龍勺商之疏勺周之蒲勺此謂尊中之勺也此曰黃金勺者謂圭瓚之首鼻勺之勺也杜氏鄭氏分為二說惟鄭氏之說為優

詩大雅旱麓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 箋瑟鮮潔貌黃流秬鬯也圭瓚疏瓚者器名以圭為柄圭以玉為之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圭瓚故云

玉瓚圭瓚也瓚者盛鬯酒之器以黃金為勺而有鼻口鬯酒溢中流出故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以器是黃金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 箋以瑟為王之狀故云斟潔貌說文云瑟者玉英華相帶如瑟絃或當然江漢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是賜玉瓚必以秬鬯隨之故知黃流即秬鬯也傳以黃為黃金流鬯箋直以秬鬯為黃流者秬黑黍一秬二米者也秬鬯者釀秬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易傳者以言黃流在中當謂在瓚之中不謂流出之時而瓚中赤而不黃故知非黃金也以此故具言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在外以朱為中央矣明酒不得黃也知瓚之形如此者以天官王人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央鼻寸衡四寸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故說瓚之狀以璋狀言之知二璋如王瓚者以彼上文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為槃以承之也天子之瓚其柄之長尺有二寸其賜諸侯蓋九寸以下

朱子集傳瑟縝密貌玉瓚圭瓚也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而朱其中也黃流鬱鬯也釀秬黍為酒築鬱金煮而和之使芬芳條鬯以瓚酌而祼之也言瑟然之玉瓚則必有黃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祿下其躬明寶器不虛於褻味而黃流不注於尾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矣

何氏楷曰黃流有二義毛謂黃金所以飾流鬯以瓚者盛鬯酒之器用黃為勺而有鼻也鬯酒從中流出器是黃金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鄭但以黃流為秬鬯以秬鬯者釀秬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易傳者以言黃流在中當謂在瓚之中不謂流出之時而瓚既以朱為中央則其中亦朱而不黃矣明酒不得黃故知非言黃金也據此當從鄭義

大雅棫樸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傳半圭曰璋箋璋瓚也祭祀以璋瓚疏祭之用瓚維祼為然故云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瓚即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是也言諸臣者舉一人之事以見諸臣之美耳又天官小宰云凡祭祀賛祼將之事注云又將太宰助王然則太宰助王祼小宰又助之是助行祼事非獨一人故言諸臣小宰注云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則此言祼事祭宗廟也

何氏楷曰奉說文云承也言以兩手承之毛云半圭曰璋鄭云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者冬官玉人所云大璋中璋邊璋皆璋瓚也祭之用瓚唯祼為然郊特牲曰祼以圭璋故知璋為璋瓚矣案考工記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璋以祀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祼之言灌也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漢禮瓚盤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勺即瓚也璋其柄也頭如矢銳而穿物曰射其勺以金為之鼻者勺流也流者所以泄鬯也衡者勺徑也據周禮內宰職云大祭祀后祼獻則贊先儒謂王行初祼后行亞祼其或后有不與則大宗伯攝之故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是也而諸臣則又有助祼將之事者觀小宰職云凡祭祀贊祼將之事是可見助行祼事不獨一人矣沈括云璋圭之半體也合之則成圭王左右之臣合體一心趣乎王者也疏義云圭首銳一圭中分為二璋奉于王前則其中分處向王類乎人之鞠躬內嚮而歸心也

蕙田案小宗伯鄭注云天子圭瓚諸侯璋瓚王制孔疏若未賜圭瓚則用璋瓚此左右奉璋是文王為諸侯時之禮非指后祼亦非大宗伯攝行亞祼注疏家泛引亞祼以璋瓚為說未確

國語魯語魯饑文仲以鬯圭如齊告糴

白虎通九錫之禮孝道備者錫以秬鬯圭瓚宗廟之盛禮也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芳條鬯以通神靈玉飾其末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金者和之至也玉者德美之至也鬯者芬香之至也君子有玉瓚秬鬯乎

周禮春官肆師及果築鬻（鬻音煮）（注果築鬻者所築鬻以祼也鄭司農云築煮築香草煮以為鬯）（疏謂于宗廟有祼案禮記雜記築鬱臼以搗之而祼矣但鬱人自掌鬱此又掌之者彼官正職此肆師察其不如儀者也）

禮記雜記暢臼以椈杵以梧（注所以擣鬱也椈梧也）（疏暢者謂鬱鬯用梧臼椈杵為梧香桐潔白于神為宜）

陳氏禮書圭以象陽瓚以象陰之成事王之肆先王禮賓客以祼圭后之亞祼與王之巡守以祼璋此王與后陰陽尊卑之分而宗廟賓客山川內外隆殺之辨也祼圭尺有二寸陽以偶成也大璋中璋

九寸邊璋七寸陰以奇立也圭璋其柄也瓚其勺也
柄則圭璋純玉爲之勺則玉多石少者可也鄭康成
許慎所謂瓚四玉一石是也圭瓚璋瓚則玉爲之三
璋之勺則飾以金焉玉人所謂黃金勺青金外是也
三璋射四寸厚寸勺鼻寸衡四寸有繅則鼻寸所以
流鬯也衡四寸勺徑也繅藉也圭璋瓚制蓋亦如此
先儒謂凡流皆爲龍口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
槃口徑一尺然古者有圭瓚璋瓚而無下槃有鼻而
無龍口先儒之說蓋漢制歟周之時典瑞掌裸圭之
名物鬱人掌裸事之儀節涖玉鬯則大宗伯贊裸將
則小宰而內宰贊后之裸獻大宗伯攝后之載裸此
王與后祭祀賓客之裸禮也惟天地之神無所用裸
故典瑞裸圭止於肆先王王人裸圭止於祀廟則天

地無裸可知禮曰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故旱麓詩
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江漢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
卣而魯晉之國皆用焉以其有功於民者也祭統所
謂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鄭曰容夫人有故攝焉此諸侯
用圭瓚之禮也周衰禮廢而臧文仲以鬯圭如齊告
糴豈知先王所以康周公之意哉書曰王入大室祼
記曰既灌而後迎牲則尸入祼之然後后再祼焉后
再祼則大祭祀而已凡小祭祀益一祼也內宰大祭
祀后祼獻觀周官行人祼侯伯子男一祼則小祭祀
一祼可知記言諸侯相朝灌用鬱鬯此亦賜圭瓚者
之禮也

蕙田案彝祼器春官鬱人和鬱鬯以實彝而
陳之陳氏禮書曰彝之爲言常也彝有六天

官冪人以畫布巾冪六彝司尊彝掌六彝春
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鴈彝
黃彝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雞彝
鄭云謂刻而畫之爲雞形著於尊上明堂位
曰灌尊夏后氏以雞彝山堂曰雞彝受三斗
口圓徑九寸底徑七寸其腹上下空徑高一
尺足高二寸下徑八寸其六彝所飾各畫本
象雖別其形制容受皆同其與舟俱漆並赤
中烏彝鄭云畫鳳凰形於尊上疏知烏是鳳
凰者案書君奭云我則鳴烏不聞彼鳴烏是
鳳凰故知此烏彝亦是鳳凰也山堂口制度
容受一同雞彝彝掌彝先鄭讀掌爲稼謂畫禾
稼於尊案明堂位爵用以掌灌尊用以掌非
有二掌此掌彝乃灌尊之掌非爵之掌也郊
特牲云舉掌角詔妥尸詩行葦云洗爵奠掌
乃是掌爵與此掌彝不同黃彝即黃目尊明
堂位曰鸞尊用黃目郊特牲曰黃目鸞氣之
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
於中而清明於外也鄭謂黃目以黃金爲飾
陸農師云舊圖黃目尊畫人目而黃之人目
不黃作而黃之理無有也許謹云龜目黃亦
其氣之清明然則黃目宜畫龜目如謹說案
黃彝居六彝之四而謂之上尊者天子備前
代之器故黃彝之上有雞彝鳥彝諸侯則但
有黃彝以尊時之所上而已虎彝畫虎以爲
飾蜼彝畫蜼以爲飾爾雅注蜼禺屬似獼猴

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猶尾末有岐鼻露向上雨即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爲物捷健舟先鄭云尊下臺若今承槃山堂曰舟外漆朱中槃口員徑尺四寸其舟高厚各平寸局足與槃通高一尺足下空徑橫大二寸六彝下舟形制皆同其舟足各隨尊刻畫其類以飾之新圖云司農承槃說非是舟宜若後世酒缸所以盛罍六尊有罍以盛酒彝不應獨無也案盛罍以卣不以舟新圖說非也瓚有圭瓚有璋瓚並祼器王祼以圭瓚后亞祼以璋瓚圭瓚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春官典瑞考工記玉人並云祼圭有瓚後鄭云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漢禮瓚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又名玉瓚明堂位云灌用玉瓚大圭詩旱麓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毛傳黃金所以飾流罍鄭箋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璋瓚祭統大宗執璋瓚亞祼考工記玉人之事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鄭注勺謂酒尊中勺也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衡謂勺徑案鄭氏說玉瓚以冬官玉人璋狀言之則二瓚之制無異但有大小之不同故賈疏云圭瓚口徑八寸下有盤徑一尺此徑四寸徑既倍狹所容亦小但形狀相似耳勺特牲禮尊兩壺於阼階東加勺南枋鄭云勺尊升

所以斟酒也其制三代不同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孔疏龍勺勺爲龍頭疏爲刻鏤通刻勺頭蒲謂刻勺爲蒲草本合其末微開口也此勺頭其口微開如蒲草本合其末微開口也此裸器之大概也

觀承案曾子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戴記亦謂失其義陳其數此特祝史之事者蓋在三代之時禮教未堙器物度數咸在惟貴心通其義則制作之精意得而享帝享親之典自昭已自秦滅制以來名物器數相次俱亡爲禮者皆因陋就簡猶徒守其空虛無實之義一旦登諸廟朝有茫然而莫名一器者以是而求制作之材不猶反鑑而索照乎此編於名物制度一一討論明確使三代法物俱可手揣而目覩之則正惟陳其數而其義乃可以不失焉耳此古今時勢之所以不同也

右彝瓚秬鬯

周禮天官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皆有酌數皆有器量惟齊酒不貳（注酌器所用注尊中者疏五齊五尊三酒三尊故云以實八尊此除明水元酒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元酒此八尊爲十六尊不言之者舉其正尊而言也皆有酌數者謂三酒之祭事昔清尊皆有酌器謂酌齊酒注于尊故言皆酌器謂酌齊酒注于尊中盎尊

鄭氏鍔曰祭祀之禮以神事之則用五齊以人養之則用三酒其尊有八酒正以法共之其實本以事鬼神三酒之用不一始焉以酌獻終焉以酢諸臣貴其有餘而不欲其嗛是故大祭度用一尊則用三尊以爲副貳中祭度用一尊則用二尊以爲副貳小祭度

用一尊則用一尊以爲副貳祭之大則所酌者多祭之小則所酌者寡此所以爲降等皆有酌數取足而無乏耳惟尊中所實齊酒專以事神而不以飲諸臣不用副貳之尊器之大小量之多寡俱有一定之數蓋五齊雖以致禮之文無實則近於僞而不誠非所以交神明之道故雖不副貳亦皆有器量乃所以致禮之實

春官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秋嘗冬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注獻讀爲犧象之犧也春秋傳曰犧象不出門尊以祼神罍臣之所飲也詩曰酌之罄矣維罍之恥爾雅曰彝卣罍器也著尊者著略尊也或曰著地無足明堂位曰著商尊也壺者以壺爲尊春秋傳曰尊以魯壺大尊太古之瓦尊山尊山罍夏后氏之尊也山罍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疏彝與齊尊各用二者鬱鬯與齊皆配以明水三酒加元酒依鄭志云一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是以各二注云祭齊加明水三酒加元酒故禮記郊特牲尊罍尊不言數者禘祫與時祭追享朝享等皆同用三酒不別數可知也若然依酒正云大祭祀備五齊據大祫通鬱鬯與三酒并配尊則尊有十八禘祫四齊缺二尊則尊有十六此經時祭二齊缺六尊則尊十有二矣其祫在秋禘在夏則用當時尊重用取足而已此經彝下皆云舟尊與罍下皆不云所承之物則無物矣故禮器云天子諸侯廢禁其此之謂也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者翡赤翠青為飾象尊以象鳳皇此二者于義不安故更解以象骨飾尊此義後鄭從之其云飾以翡翠後鄭猶不從之矣引明堂位犧象周尊也者証飾尊有非周制者引春秋傳者是左傳定十年夾谷之會孔子之言引之者証犧象是祭祀之尊不合爲野享之義也云尊以祼神者司農解犧象不出門之意其實獻尸而云祼神者尸神象尸歆即是祼神若云奉觴賜灌之類非謂二灌用鬱鬯也云罍臣之所飲也者經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酌故知諸臣所飲者也引詩者証罍是酒尊之義引爾雅者欲見此經有彝爲上卣即犧象之屬爲中罍爲下與爾雅同也云著尊者著略尊也者義不安云著地無足于義是也云春秋傳者昭十五年左傳云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以文伯宴尊以魯壺是其義也引之者証壺是祭祀酒尊鄭司農讀蜼爲蛇虺之虺或讀爲公用射隼之隼者無所依據故後鄭皆不從也又云大尊太古之瓦尊者此即有虞氏之大尊于義是也故皆以明堂位爲証也云山罍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者罍之字于義無所取字雖與雷別以聲同故以雲雷解之以其雷有聲無形但雷起于雲雲出于山故本而釋之以爲刻畫山雲之形也異義第六罍制韓詩說金罍大器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古廷說罍器諸臣之所酌人君以黃目金飾尊大一石金飾無目蓋取象雲雷之象謹案韓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罍者取象雲雷故從人君以黃金則其餘諸臣直有金無黃金飾也古廷說云人君下及諸臣同如是經文唯有詩云我姑酌彼金罍古廷說

鄭氏鍔曰此言六彝六尊幕人乃有八尊以盛五齊三酒何也若五尊盛五齊則一尊常無用若以罍盛三酒則不應謂之八尊蓋尊與罍分而名之則不同合而言之則謂之尊耳獻字本戲字悞轉為獻毛詩傳謂之犧尊犧與戲字同音东何康成讀犧為素何切鑿為之說曰畫為牛形婆娑然甚無理春而耕耕必資牛故春之尊為犧牛之形夏用象尊者象南方之獸其形純大時至于夏萬物豐大故夏之尊為象形既裸出迎牲而入殺牲而獻血腥始行朝踐之事用兩獻尊盛醴齊及薦熟之時謂之再獻用兩象尊盛盎齊必用兩尊者王酌其一后酌其一也秋之時物傷于未將反其本已斂其華將取其實故其獻也用著地無足之尊冬之時人功已成可勞享之而飲酒矣故其獻也用酒壺之尊名曰壺者收藏畜聚之義記言君酉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則知王與后不共尊茲其所以皆兩也

李氏嘉會曰經文既曰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春夏而各用其一明矣至其下曰其朝獻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是春用獻尊夏用象尊每一尊用兩亦然各隨時以致義非雞彝獻尊以盛酒則特兩耳秋冬所用彝每一尊用兩亦然各隨時以致義非雞彝獻尊用于春而夏兼之鳥彝象尊用于夏而春兼之紛襍而無辨也明水之酒則常禮也所不必論酒正以實八尊則有元酒明水合之而為八耳

王氏與之曰此說裸彝儘好至說用尊處有礙經言朝踐用兩獻尊再獻用兩象尊共為四尊每獻王與后各酌其一朝踐二再獻二共用四尊可供四獻如所言春用獻尊兩夏用象尊兩何以湊成九獻之禮

蕙田案司尊彝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之文俱互相備不可鑿空立說鄭氏李氏春犧夏象之說皆非是鄭解再獻之謬與王介甫同

王氏昭禹曰大尊太古之尃尊有反本復始之意祼以義迫及其祖之所自出亦以仁而與利致養之意裕以養死者之所歸合食于祖廟亦以仁而與利致養故用山尊山尊畫為山形山則以仁而興利致養之意裕

禮記明堂位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

而底著地故謂為著然斝尊無足則斝名著周名犧象而禮器云君酉酌犧象故知泰用尃罍猶雲雷也畫為山雲之形也著無足

方氏慤曰泰司尊彝謂太古之尃尊蓋彼名其質此名其義故也山罍即山尊也禮器亦謂之罍尊非謂諸臣所酢之罍也以山罍為尊因謂之罍尊亦猶以壺為尊因謂之壺尊也著讀為附著之著下無所承著地而已斝質故其尊從簡如此飾以犧則曰犧尊飾以象則曰象尊無飾為質有飾為文周尚文故其尊有飾如此

春秋定公十年左氏傳犧象不出門

（注）犧象酒器犧尊象尊也

（疏）周禮司尊彝云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衆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阮諶三禮圖犧尊畫牛以飾象尊畫象以飾當尊腹上

畫牛象之形王肅以為犧尊象尊為牛象之形背上負尊魏太和中青州掘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為牛形而背上負尊古器或當然也

詩魯頌閟宮犧尊將將（傳犧尊有沙飾也）

蕙田案辨鄭注犧尊解詳圜丘祀天門

禮記明堂位尊用犧象山罍（疏尊用犧象山罍者用天子之尊也犧犧尊也此犧尊周禮春夏之祭朝踐堂上薦血腥時用以盛醴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象象尊也以象骨飾之此象尊周禮春夏之祭堂上薦朝事竟尸入室饋食時用以盛盎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山罍謂夏后氏之尊天子于追享朝享之祭再祫祭雜用山尊不知何節所用也

劉氏彝曰犧者牛也而用事于畤者也象者西方之獸而致用以白者也于尊必以牛重本也必以象誠在內也罍也者貯酒而給于尊也詩曰瓶之罄矣維則為災罍之名罍警之而已經曰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備禍乃其意也山也者止而安者也而罍以山者所以安于神司尊彝有山尊與此類也

禮器廟堂之上罍尊在西君酌犧象夫人之前東嚮酌罍尊

東酌罍尊（注犧尊縣鼓俱在西禮樂之器尊西也犧周禮作獻西酌犧象象日出東方而西行也東酌罍尊象月出西方而東行也（疏罍尊在阼夫人所酌也犧尊在西君所酌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者案上云罍尊在阼當阼階堂上而設之則犧尊在西當西階堂上而陳之故君于阼階西嚮酌犧尊夫人于西房

方氏慤曰廟堂者宗廟之堂也亦見月令解然廟堂之名人君所居亦得稱之若傳所謂人君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是矣罍尊即明堂位所謂山罍也以畫雲氣于其上故于文從靁犧尊畫犧牛以為飾犧象謂犧尊象尊也前言尊而不言象後言象而不言尊互相備也

楊氏簡曰犧尊有沙牛之象嘗官楚東知彼俗以牛之大者為沙牛牛之為物重遲而順者也人之所以去道遠者以其輕肆放逸故多違也睹犧之象必不萌輕肆之心心不輕肆則道固未嘗不在我而陸德明輒更之曰沙尊蓋曰毛詩傳犧尊有沙飾孔疏不知牛之為沙謂為羽飾故讀沙為娑陸承其誤又并改犧為沙差之又差妄謂本之毛鄭受毛鄭誤甚矣太和中魯郡于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為牛形厥驗明著禮經之犧尊者不勝其多何得每更曰娑殊滋後人之惑周禮司尊彝朝踐用兩獻尊鄭司農又讀獻為犧明堂位曰犧尊周尊也為一代之所尚獻必首用之故亦曰獻尊何以改讀為犧尊為象形象之為獸其重厚為至其入水教然悠然險莫能阻人之道心以之古列聖于禮器有不說之至教焉自道心已明者視之足以黜証聖心之精微也

蕙田案楊氏說犧尊獻尊極是餘詳見圜丘祀天門

春秋昭公十五年左傳樽以魯壺（注魯壺魯所獻壺樽（疏周禮司尊彝云秋嘗冬烝其饋獻用兩壺樽鄭元云壺者以壺為尊燕禮云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元酒是禮法有以壺為尊

禮記禮器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注壺大一石（疏此以卜烝貴缶在門外則大于壺矣缶

宣六
戒酒在門外
壺在門內

儀禮特牲饋食禮視壺濯　尊兩壺於阼階東注為酬賓及兄弟行神惠不酌上尊就其位尊之兩壺皆酒優之先尊東方示惠由近疏之先尊東方主人位先設東方見酒由主人來兩壺皆酒無元酒優之也東方主人位先設東方見酒由主人來

覆兩壺焉蓋在南注覆壺者孟避水且為其不宜塵

說文壺昆吾尊也形象圜

陳氏禮書圜者君之道方者臣之德燕禮大射鄉大夫皆方壺以其近尊而屈也士旅皆圜壺以遠尊而伸也先儒謂方壺腹圜而足口方圜壺腹方而足口圜然方者腹圜圜者腹方則名實不稱矣豈人榮門用瓢齋用齋而已與壺異也莊周曰大瓠慮以為樽

爾雅曰康瓠謂之瓢賈誼弔屈原賦曰斡棄周鼎而寶康瓠兮郭璞曰康瓠壺也蓋壺之為器其體有大小其制有方圜非必皆瓠為之特取名於壺瓠而已

詩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罍傳人君黃金罍釋文韓詩云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士以梓禮記云夏曰山罍其形似壺容一斛刻而畫之為雲雷之形此無文也故異義罍制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金飾壺目蓋亦為雲雷之象謹案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謂之罍者取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又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注云罍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言刻畫則用木矣故禮圖依制度云刻木為之韓詩說言士以梓士無飾言其木體則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毛說言大一碩禮圖亦云一大斛則大小之制尊卑同也雖尊卑飾異皆得畫雲雷之形以其名罍取于雲雷故也毛詩說諸臣之所酢與人君同則人君　金罍謂天子也周南王者之風故皆以天子之事言焉

小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傳濯滌也罍祭器

大雅蓺我槱薪之罄矣維罍之恥傳罄小而罍大正義釋器云小罍似壺大者受一斛是罍大于卿也

爾雅釋器小罍謂之坎注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

說文罍龜目尊以木為之

陳氏禮書司尊彝犧象之尊王夾后之所獻罍諸臣之所酢則罍賤於尊矣先儒曰彝上尊罍下尊記曰五獻之尊門內

壺君尊瓦鸕燕禮君尊瓦大卿大夫士旅以壺大射
膳尊兩鸕卿大夫士旅亦以壺士喪奠以兩鸕而祭
以壺則壺賤於瓦尊矣有汙尊（鑿土為尊）然後有瓦大有瓦
大然後有山罍罍或作櫑許慎曰罍龜目尊以木為
之則罍非特以瓦也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毛氏謂人
君黃金罍孔穎達謂金飾龜目蓋刻為雲雷之象周
南王者之風則黃金罍謂天子也於理或然韓詩謂
天子罍以玉大夫以金士以梓此不可考罍之別有
五山罍金罍大罍小罍水罍也周禮罃人祭祀社壝
用大罍則盛罃者也儀禮罍水在洗東則盛水者也
然則罍之為器豈施於一哉周禮天子禮諸侯如諸
侯之相為賓春秋之時齊侯將享魯侯孔子曰犧象
不出門則諸侯相饗用犧象矣燕禮君尊瓦大卿大

夫壺大射膳尊瓦鸕卿大夫壺則諸侯燕臣用壺矣
昔周王燕晉荀躒樽以魯壺則天子燕諸侯之臣亦
以壺也詩言我姑酌彼金罍其饗臣之禮歟（禮器五獻之尊門內壺君尊瓦鸕鄭氏曰壺大一石瓦鸕五斗觀喪大禮棺槨之間大夫容壺士容鸕則壺大于鸕可知矣漢梁孝王有罍樽直千金後世寶之其制蓋侈于古矣）
沈氏括曰禮書言罍畫雲雷之象然莫知雷作何狀
今祭器中畫雷有作鬼神伐鼓之象此甚不經余嘗
得一古銅罍環其腹皆有畫正如屋梁所畫曲水細
觀之乃是雲雷相間為飾如ㄇ者古雲字也象雲氣
之形如回者雷字也古文ㄇ為雷雷象回旋之聲其
銅罍之飾皆一ㄇ一回相間乃所謂雲雷之象也今
漢書罍字疊蓋古人以此飾罍後世自失傳耳
陳氏禮書尊之為言尊也彝之為言常也尊用以獻
上及於天地彝用以祼施於宗廟而已故尊於祭器

獨名尊彝於常器均名彝籍談曰有勳而不廢撫之以彝器（昭公十五年左）臧武仲曰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襄十九年左）則彝之爲常可知矣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其朝踐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也著商尊也犧象周尊也灌尊夏后氏以雞彝商以斝周以黃目蓋虞氏尚陶故泰尊瓦則山罍亦瓦矣商人尚梓故著尊木則犧象亦木矣書稱宗彝絺繡而宗彝在周爲毳衣則虎彝蜼彝有虞以前之彝也說文稱壺昆吾尊昆吾祝融之後則壺尊商以前之尊也春秋傳曰燕人以斝耳賂齊則斝固有

耳矣記曰黃目鬱氣之上尊黃者中也目者清明之氣也則黃其色也目其象也蓋先王制器或遠取諸物或近取諸身其取之也有義其用之也以類雞鳥虎蜼之彝取諸身也斝耳黃目取諸身也春祠夏禴彝以雞鳥尊以犧象以雞鳥均羽物犧象均大物故也秋嘗冬烝彝以斝耳目尊以著壺以耳目均人體著壺均無足故也追享朝享彝以虎蜼尊以山大以虎蜼均毛物山大均瓦器故也夫雞東方之物仁也而牛大牲也膏蘟宜於春鳥南方之物禮也而象大獸也產於南越此王者所以用祠禴也周彝黃則商彝白矣白者陰之質義也黃者陰之美信也著以象陽降而著地壺以象陰陰周而藏物此先王所以用嘗烝也太元曰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則冬之

爲信可知矣虎義獸也蜼智獸也自禰率而上之至於祖因合食焉義也及於祖之所自出義之至也審其昭穆尊卑不使紊焉智也皆升而合食乎其所出智之至也泰則象道之見於事業山則象道之顯於仁夫道之見於事業而顯著仁則可以王天下可以王天下則可以禘祫矣此先王所以用追享朝享然雞鳥虎蜼黃目犧象山罍之飾或刻或畫不可得而知也詩與禮記左傳國語皆言犧詩曰犧尊將將記曰君酌犧象犧尊疏布冪左傳曰犧象不出門國語曰犧人薦醴特司尊彝言獻尊則犧者尊之飾獻者尊之用也先儒讀犧爲娑讀竿爲稼或云犧飾以翠象飾以象骨或犧飾以鳳凰竿飾以禾稼皆臆論也王肅謂昔魯郡於地中得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有象尊尊爲象形耳此又不可考也

尊之爲物其上有蓋其下有足少牢司尊彝設二尊之蓋冪奠於棜上特牲禮覆兩壺焉蓋在南玉藻曰惟君面尊少儀曰尊壺者面其鼻此尊之形制也其無足者著與壺耳觀挹壺之壺有頸與腹而無足則壺尊無足可知矣先儒謂壺有足誤也大射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鄉在南皆元尊酒在北少牢尊兩鄉于房戶之間鄉有元酒特牲尊於戶東元酒在西記亦曰凡尊必上元酒則兩尊之設一以盛元酒一以盛齊矣春則雞彝鳥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夏則鳥彝盛明水雞彝盛鬱鬯而罇黃虎蜼之相爲用亦若此也此先儒謂雞彝虎彝尊盛明水鳥黃蜼彝尊盛鬱鬯恐不然也尊彝之量先儒謂尊實五斗彝實三斗此雖無所經見然彝祼而已其實少尊則

獻酬酢焉其實多此尊所以大於彝歟

蕙田案尊獻器陳氏禮書曰尊之爲言尊也彝以用祼施於宗廟而已尊用以獻上及於天地尊有六春官司尊彝掌六尊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秋嘗冬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獻尊鄭讀爲犧尊禮器犧尊在西序頌犧尊將將先鄭讀犧爲沙沙羽飾謂飾以翡翠阮諶禮圖謂於尊腹之上畫爲牛形山堂考索曰牛有二種一曰沈牛牛之善水者也一曰沙牛俗亦謂之黃牛言有沙飾若今牛鼎有牛之飾而已王肅則讀犧爲羲謂尊形如牛而背上負尊後儒楊簡鄭鍔何楷皆從王說案據此則犧當如字固不必讀爲沙也明堂位以犧爲周尊是周之獻以犧爲首故直曰獻尊耳則獻亦當如字不必讀爲犧也象尊先鄭謂飾以象骨飾尊禮圖謂於尊腹上畫爲象形王肅謂尊形如象而背上負尊陸佃曰頃見參知政事章惇得古銅象尊一制作極精緻三足象其鼻形望而視之真象也案明堂位犧象同爲周尊故經傳多以犧象並稱禮器云君親酌犧象春秋左氏傳犧象不出門是也著尊爾雅謂之略尊明堂位謂之斝尊鄭云著地無足禮樂論曰受五斗

漆赤中圓徑一尺二寸底徑八寸上下空徑一尺五分與獻尊象尊形制容受並同但無足及飾耳案著尊無足則他尊皆有足可知壺尊以壺爲尊昭十年左氏傳樽以魯壺山堂曰壺尊受五斗漆赤中以壺爲之口圓徑八寸脰高三寸中徑六寸半脰下橫徑八寸腹中橫徑一尺一寸底徑八寸腹上下空徑一尺二寸足高二寸下橫徑九寸大尊太古之瓦尊即明堂位泰有虞氏之尊儀禮燕禮云公尊瓦大兩山堂曰受五斗口圓徑一尺脰高三寸中橫徑九寸脰下大橫徑一尺二寸底徑八寸腹上下空徑一尺五分厚半寸底平厚寸山尊即明堂位山罍夏后氏尊也禮器亦謂之罍尊蓋畫爲山雲之形故名非諸臣所酢之罍也山堂曰山尊受五斗口圓徑九寸脰高三寸空徑一尺五分足高二寸下徑九寸案以上謂之六尊周禮又有所謂八尊者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冪人以疏布巾冪八尊史浩以爲司尊彝春祠夏禴獻象皆兩之秋嘗冬烝著壺皆兩之四時之間祀大山皆兩之是知每祀六尊皆設而爲二尊各加其一焉故謂之八尊是也罍司尊彝六尊皆有罍之象詩卷耳云我姑酌彼金罍韓詩說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爾雅彝卣罍器也郭注罍受一斛邢疏引禮圖說彝受三

斗尊受五斗罍受一斗案詩云瓶之罄矣維罍之恥傳曰瓶小罍大又罍爲下而罍卑則大一斛之說是也山堂曰口徑九寸五分脰高三寸中徑七寸五分脰下橫徑九寸腹中橫徑一尺四寸上下中徑一尺六寸足高二寸下徑一尺畫山雲之形爾雅云小罍謂之坎

蕙田案以上六尊

禮記禮器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爲貴也（注廢猶去也棜斯禁也謂之棜者無足有似于棜或因名云爾大夫用斯禁士用棜禁禁如方今桉隋長局足高三寸）（疏廢禁者廢去其禁司尊彝罍尊之尊用卉以承之其犧象等六尊皆無用卉又燕禮諸侯之法尪大兩有豐是無禁也棜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赤中畫青雲氣菱茗華爲飾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畫青雲氣菱茗華爲飾刻其足爲褰雲唯之形也棜是罍名故既夕禮云設棜于東堂下注云棜今之罍也又注特牲云棜之制如今大木罍矣上有四周下無足今大夫斯禁亦無足似木罍之棜周公制禮或因名此斯禁爲棜耳故少牢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同棜是周公時已名斯禁爲棜也案玉藻云大夫側尊用棜則斯禁也案鄉飲酒兩壺斯禁其大夫用斯禁也玉藻云士用禁又士冠禮士昏禮承尊皆用禁是士用禁也鄭注云名之禁者因爲酒戒也案鄉射是士禮而用斯禁者以禮樂賢從大夫也特牲亦是士禮而云棜禁在東序者鄭注云祭尚厭飫故得與大夫同也

方氏慤曰禁所以承酒尊且棜也禁也皆所以爲酒戒曰棜則欲其不犯別而言之固如此合而言之棜亦禁也猶之斯常通謂之九旗也且有足者爲禁無足者爲棜有足則高無足則下此主以下爲貴于大夫用棜至廢禁則又下矣故天子諸侯之尊如此

玉藻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注棜斯禁也無足有似于棜是壺于房戶間有斯禁彼是大夫禮此云大夫用棜故知棜是斯禁也特牲禮注云棜今木罍上有四周下無足今斯禁亦無足故云有似于棜是以言棜也）（疏案鄉飲酒禮設兩尊之器也名之爲禁者因爲酒戒也）（疏醴不言禁醴非飲醉之物故不設戒酒是所飲之物恐醉因而禁之元酒非飲亦爲禁者以元酒對正酒不可一有一無故亦同有禁也

儀禮士冠禮尊於房戶之間兩甒有禁元酒在西（注禁承尊之器也）

士昏禮尊於室中北墉下有禁（注禁所以庋甒者）（疏士冠云甒此尊亦甒也）

鄉飲酒禮尊兩壺於房戶間斯禁（注斯禁禁切地無足者）（疏禁者士禮以禁戒爲名卿大夫並有禁名是以玉藻云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禮器云大夫士棜禁注云棜禁也謂之棜者無足有似于棜大夫用斯禁士用棜禁然則禁是定名言棜者是其義稱

鄉射禮尊於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元酒皆加勺（注斯禁禁切也）無足者也

弟子奉豐升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

燕禮公尊兕大兩有豐（注兕大有虞氏之尊也禮器曰君尊兕觶豐形似豆卑而大）

公食大夫禮飲酒實於觶加於豐（注豐所以承觶者也如豆而卑）

聘禮兕大一有豐（注兕大兕尊豐承尊器）

既夕記設棜於東堂下南順齊於坫饌於其上（注棜今之庶也）

士虞禮尊於室中北牖下當戶兩壺醴酒在東無禁

特牲饋食禮陳鼎於門外　棜在其南南順實獸於其上　壺禁在東序（注棜之制如今大木庶矣上有四周下無足）

少牢饋食禮司宮尊兩壺於房戶之間同棜（注棜無足禁者酒戒也大夫去足改名）

啟二尊之蓋冪莫於棜上

陳氏禮書司尊彝六彝皆有舟燕禮公尊兕大有豐聘禮亦兕大有豐少牢禮尊皆有禁禮器曰天子諸侯有斯禁士冠婚特牲禮尊有禁禮器曰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玉藻大夫側尊用棜士之禁有足而高無足謂之廢禁猶儀禮所謂廢敦廢爵也大夫之棜亦謂之斯禁士之禁亦謂之棜蓋禁棜同制特其足之高下異耳天子諸侯廢禁之制不見於經特燕禮以尊有豐鄭康成謂豐似豆而卑其他不可得而知也豐公食大夫大射鄉射以之承觶爵棜士既夕以之饌衣特牲以之實獸蓋先王制器苟可

以便於禮者皆用之也然則謂之舟欲其不溺也謂之棜欲其不虧也棜欲其屬厭而已不可益也豐欲其豐盛而已不可過也鄭康成曰廢猶去也棜如今之木舉上有四周下有足禁如今方案隋長局一足高三寸又言大夫攺斯禁名棜優尊也若不爲之戒然謂天子諸侯去禁而燕禮有豐謂棜無足而既夕棜齊於坫謂優尊者若不爲之戒而鄉飲鄉射謂之斯禁何耶舊圖刻人形謂豐國之君嗜酒亡國於是狀之以爲酒戒此又不可考也士喪禮凡奠以至虞祭皆無禁蓋禁吉器也冠禮醴尊無禁酒尊有禁蓋醴非飲醉之物不設戒也

又曰司尊彝曰彝皆有舟尊皆有罍舟以庋彝而罍非庋尊言彝有舟尊皆有罍舟以庋彝而罍非庋尊以見尊有禁也天子諸侯之尊廢禁爲去禁謂舟若漢承繁罍而崇尺而已先儒以廢禁爲去禁不然也恐不然也

蕙田案以上舟棜禁豐

禮記明堂位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注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尚非者案儀禮設尊尚元酒是周家亦尚明水也）

（疏正義曰夏后氏尚質故用水殷人稍文故用醴周人轉文故用酒故云此皆其時之用耳云言尚非者案儀禮設尊尚元酒在堂下則周世不尚酒故知經言尚者非也）

儀禮特牲饋食禮壺禁在東序尊於戶東元酒在西

少牢饋食禮司宮尊兩壺於房戶之間同棜皆有冪壺有玄酒

禮記禮運元酒以祭（疏元酒以祭者謂朝踐之時設此元酒于五齊之上以致祭鬼神此重古設之其實不用以祭也）

禮器醴酒之用元酒之尚（疏醴酒五齊第二酒也元酒是水也尚上也言四時祭祀有醴酒之美而陳尊在元酒之下以元酒之尊置在上此是脩古也）

玉藻凡尊必上元酒

郊特牲祭齊加明水薦陰也明水涚齊貴新也凡涚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

陳皓集注祭齊加明水謂尸正祭之時陳列五齊之尊又加明水之尊也明水陰鑑所取月中之水涚猶清也沛漉五齊而使之清故云涚齊所以設明水及涚齊者貴其新潔也凡涚新之也專主涚齊而言故下文又釋明水之義潔著潔淨而明著也自月而生故謂之明

周禮秋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

疏云夫遂陽遂也者以其日者太陽之精取火于日故名陽遂取火于木為木遂者也鑒鏡屬者詩云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彼鑒是鏡可以照物此鑒形制與彼鑒同所以取水也云取水者世謂之方諸者漢世謂之方諸言取水謂之方諸則取火者不名方諸別名陽遂也明者潔也日月水火為明水明火是取日月陰陽之潔氣也云明燭以照饌陳者謂祭日之旦饌陳于堂東未明須燭照之云明水以為元酒者釁罍五齊以明水配三酒以元酒配元酒井水也元酒與明水別而云明水以為元酒者對則異散文通謂之元酒是以禮運云元酒在堂亦謂明水為元酒也先鄭云明水滌滌粢盛黍稷者滌謂滌漉謂蕩滌俱謂釋米者也

考工記輈人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

注鑒燧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者司烜氏職文云凡則刃白且明也

疏云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鑒亦鏡也凡金多錫則刃白且明也者據大刃以下削殺矢等鑒燧入且明之內

舊唐書禮儀志李敬貞論明水實樽淮南子云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高誘注云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數石王充論衡云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水於月相去甚遠而火至水來者氣感之驗也漢書儀云八月飲酎車駕夕牲以鑑諸取水於月以陽燧取火於日周禮考工記云金有六齊金錫半謂之鑑燧之齊鄭元注云鑑燧取水火於日月之器準鄭此注則水火之器皆以金錫為之今司宰有陽燧形如圓鏡以取明火陰鑑形如方鏡以取明水但比年祭祀皆用陽燧取火應時得以陰鑑取水未有得者當用井水替明水之處奉勅令禮司研究敬貞因說先儒是非言及明水乃云周禮金錫相半自是造之法鄭元錯解以為陰鑑之

制依古取明水法合用方諸引淮南子等書用大蛤也又稱敬貞曾八九月中取蛤一尺二寸者依法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者敬貞所陳檢有故實又稱先經試驗確執望請差敬貞自取蚌蛤與所司對試

蕙田案以上明水

易坎卦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疏一樽之酒可薦于宗廟）詩小雅信南山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箋清謂元酒也酒鬱鬯皀五齊三酒也）楚茨以爲酒食以享以祀（箋以黍稷爲酒食獻之以祀先祖疏酒是大名其鬱鬯五齊三酒總名皆爲酒也）大雅旱麓清酒既載（箋云既載謂已在尊中也祭祀之事先爲清酒）皇皇尸酒既清

儀禮公劉酌之用匏（箋酌酒以匏爲酌言忠敬也）頌豐年爲酒爲醴烝畀祖妣良耜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箋烝進畀予洽合也進于祖妣謂祭先祖先妣也）絲衣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箋飲美酒者皆思自安不謹譁不敖慢也）商頌烈祖既載清酤賚我思成（箋既載清酒于尊酌以祼獻而神靈來至我致齊之所）

周禮天官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蕙田案五齊三酒詳見圜丘祀天門

春官司尊彝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酌盎齊涗酌凡酒脩酌（注故書縮爲數齊爲盎鄭司農云獻讀爲儀儀酌有威儀也涗讀皆爲齊和之齊杜子春云數當爲縮齊讀皆爲粢元謂禮運曰元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以五齊次之則醆酒盎齊也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涗于清汁獻涗于醆酒猶明清與醆酒于舊醳之酒也此言轉相沛成也獻讀爲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煮鬱和秬鬯以釀酒摩莎沛之出其香汁

也醴齊尤濁和以明酌泲之以茅縮去滓必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泲之而已其餘三齊泛從醴緹沈從盎凡酒謂三酒也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泲之今齊人命浩酒曰滌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澤讀曰釋明酌清酒酸酒泲之皆以蓋釋之酒凡此四者祼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唯大事于太廟備五齊三酒

禮記禮運元酒在室醴酸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注粢讀為齊聲之誤也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沈齊字雖異酸與盎澄與沈蓋同物也莫之不同處重古略近也疏元酒在室者元酒謂水也以其色黑謂之元而大古無酒此水當酒取用故謂之元酒以今雖有五齊三酒貴重古物故陳設之時在于室內而近北醴酸在戶醴謂醴齊酸謂盎齊以其後世所為賤之陳列雖在室內稍南近戶故云醴酸在戶皇氏云醴在戶內酸在戶外義或然也其泛齊所陳當在元酒南醴齊北雖無文約之可知也粢醍在堂者以卑之故陳列又南近戶而在堂澄酒在下者澄謂沈齊也酒謂三酒事酒昔酒清酒之等稍卑之故陳在堂下者

坊記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遄也注遄猶貪也澄酒疏正義曰澄酒清酒也謂澄齊也以其清于醴齊醍齊故云清酒也以此三齊皆云酒故知澄酒惟澄齊也禮運云元酒在室醴酸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彼陳酒事故鄭分釋澄為沈齊酒為三酒也以此云示民不遄故知非三酒以三酒味厚美故也禮運云醴酸在戶此云在室不同者在戶之內則是在室也但禮運有元酒在室之文故云醴酒在戶耳知主人主婦上賓獻尸乃後主人降洗爵獻賓者儀禮特牲文也

郊特牲縮酌用茅明酌也注謂泲醴齊以明酌也周禮曰醴齊縮酌五齊醴尤濁和之以明酌也疏正義曰周禮泲齊縮酌用茅泲去滓明酌清酒也泲酸酒以盎齊摩泲泲之矣就其所知以曉之也泲清酒以舊釋之酒者為其味厚腊毒也

清酒泲汁獻以酸酒天子諸侯之禮也天子諸侯禮廢時人或聞此而不審知云若今明酌清酒與酸酒以舊釋之酒泲之矣就其所知以曉之也泲清酒以舊釋之酒者為其味厚腊毒也

猶明清與酸酒於舊澤之酒也注猶若也澤讀為釋舊釋之酒謂昔酒也泲醴齊以明酌泲酸酒以清酒泲汁獻以酸酒天子諸侯禮廢時人或聞此而不審知云若今明酌清酒與酸酒以舊釋之酒泲之矣就其所知以曉之也泲清酒以舊釋之酒者為其味厚腊毒也

酸酒注謂泲秬鬯以酸酒也獻讀當為莎齊摩莎泲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不以三酒泲秬鬯者秬鬯尊也以盎齊摩莎泲語聲之誤也秬鬯者中有煮鬱和齊必和以清酒者皆久味相得汁獻泲於

泲也明酌者事酒今之醳酒皆新成也春秋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酌猶斟也以實尊彝昏禮曰酌元酒三注于尊凡行酒亦為酌也

禮器君親制祭夫人薦盎注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膋時所制者制肝洗于鬱鬯以祭于室及主君親割牲夫人薦酒疏君割牲體于時君亦不獻故夫人薦酒

祭義君牽牲夫人奠盎（疏君牽牲夫人奠盎者熊氏云此謂繹祭君當牽牲之時夫人奠設盎齊之奠又曰奠盎設盎設奠盎之奠至君親制祭夫人酌盎齊以獻尸義無妨也皇氏怪此奠盎在牽牲之時于事太早以奠盎為洗牲勘諸經傳無洗牲以酒之文皇氏文無所據其義非也云謂繹日也者以其先云君獻尸後云夫人薦豆故知繹日也云賓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者此是有司徹文引之者證賓尸之時先獻後薦上大夫儐尸則天子諸侯之繹也）

祭統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注涗盎齊也為齊涗酌也凡尊有涗沛之涗水是明水宗婦執盎齊從夫人而來奠盎齊于位夫人乃就盎齊之尊酌此涗齊而薦之因盎齊有明水連言水耳）（疏宗婦執盎從者謂同宗之婦執盎齊以從夫人也夫人薦涗水者涗即盎齊以濁用清酒以涗沛之涗水是明水宗婦執盎齊從夫人而來奠盎齊于位夫人乃就盎齊之尊酌此涗齊而薦之因盎齊有明水連言水耳）

陳氏禮書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皆陳而弗酌所以致事養之義也非此八尊所實而皆有貳者大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三尊副之中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一尊副尊則以兩尊副之小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一尊副之皆酌而獻所以致事養之用也酒正言凡祭祀則天地宗廟社稷諸神之祭皆有五齊三酒司尊彝朝踐用犧尊再獻用象尊皆有罍盎犧象所實泛與醴也罍尊所實盎以下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君親制祭夫人薦盎盎齊涗水是罍尊之所實者盎而盎之上泛醴而已則犧象實泛醴可知也司尊彝言醴而不及泛言盎而不及醍涗鄭氏謂泛從醴緹涗盎則罍之所實盎之下又可知也然則夫人酌罍而薦盎則君制祭朝事之時也及君割牲饋食則夫人薦酒而已儀禮大夫尊兩甒於房戶之間士尊於戶東禮記罍尊在阼犧尊在西此皆所酌而非所設也若夫元酒在室醴酸在戶而坊記言醴酒在室盎有不同而其設亦異爾齊之作也始則其氣泛然次則有酒之體中則盎然而

浮久則赤終則沈室者陰之幽戶者陰陽之交堂者陰陽之辨堂下者陽之顯而道以幽元醇厚爲上以顯著清美爲下泛齊在室以其未離於道故也醴醆在戶以其離道未遠故也粢醍在堂則道與事之間者也澄酒在下則純於事而已觀此則先王所辨齊酒之位意可知矣夫醴齊縮酌則以茅縮而後酌此記所謂縮酌用茅明酌是也盎齊泲酌則以酒泲而後酌此記所謂醆酒泲于清是也黍稷別而言之則稷曰粢曲禮稷曰明粢是也合而言之皆曰粢禮凡言粢盛是也記於醍齊言粢醍指其材爾鄭氏改粢爲齊誤也鄭氏又以明酌爲事酒而澄酒或謂三酒或謂五齊於酒正坊記儀禮則曰澄酒三酒也於禮運則曰澄酒泲齊也時祭備二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

然記曰夫人薦盎則醴以上君所酌盎以下夫人所酌而無君饋薦盎之禮矣酒正曰凡祭祀以五齊三酒實八尊則中祭小祭皆備五齊而無四齊二齊之制矣

蕙田案以上酒齊　右尊罍酒齊

禮記明堂位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注斝畫禾稼也詩曰洗爵奠斝）

（疏）此一經明魯有三代爵並以爵爲形故并標名于其上琖以飾之殷亦爵形而畫爲禾稼斝稼也周爵或以玉爲之或飾之以玉

方氏慤曰斝殷尊名也而爵亦名之者以爵有從事之義故因以名焉殷質故也若行葦所謂奠斝者爵也司尊彝所謂斝彝者尊也爵則爲爵之形以承之周尚文故也夏殷未承以爵而亦通謂之爵者自周始然耳若所謂一升曰爵夏則一升曰琖殷則一升曰斝也不然則由周以前止有爵之名由周以後又有爵之形也

詩大雅行葦洗爵奠斝（傳斝爵也夏曰琖殷曰斝周曰爵）（疏）禮主人洗以酢賓賓得而奠之所洗所奠猶一物也而

云洗爵奠斝似是異器故辨之云斝爵也爵酒器之大名故儀禮飲觶者亦曰卒爵是爵為總稱作者因洗奠之別更變其文耳夏曰醆以下皆明堂位文引之者明斝非周器謂之斝者彼注謂畫禾稼也

何氏楷曰洗洒奠置也斝說文云玉爵也或說斝受六升案明堂位云爵夏后氏以琖商以斝周以爵據此則斝為商爵然周亦用之春秋傳有瓚斝郊特牲云舉斝角詔妥尸禮運云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周禮鬱人職云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量人職云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此周人用斝之證也琖斝爵疑三代皆有之特所貴重異耳又灌尊夏后氏以雞彝商以斝周以黃目則尊亦有名斝者然此詩所咏是爵非尊也孔云所洗所奠猶一物也而云洗爵奠斝爵酒器之大名故儀禮飲觶者亦云卒爵是爵為總稱作者因洗奠之別更變其文耳

更變其文耳愚案孔說依文作解未足深信考燕禮射禮無用斝者疑當作觚鄭元周禮注讀斝為受福之嘏謂聲之誤是則斝有嘏音嘏觚聲近因訛觚為嘏耳考工記梓人云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爵受一升觚受三升豆受四升一獻三酬者言獻以一升之爵酬以三升之觚也合之則為四升是謂一豆此詩言洗爵奠斝乃括乎首尾之辭洗爵蒙上獻酢之文主人洗爵酌酒以獻賓賓既受卒爵即洗主人所獻之爵以酢答主人主人卒飲又獻公公酢亦如之人卒飲乃更酌觚而自飲以酬賓賓受之奠而不舉以俟旅酬此所謂奠斝者也楚茨言獻酬以該酢此既言獻酢而兼言奠斝乃正以表酬耳

周禮天官冢宰贊王爵注宗廟獻用玉爵疏此享先王有玉爵天地有爵但不用王飾云宗廟獻用玉爵者案明堂位酳尸時若祼則用圭瓚也

劉氏曰享先王謂宗廟六享也

內宰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注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酳尸后亞獻之其爵以瑤為飾疏案儀禮鄭注云諸侯尸十三飯天子尸十五飯尸食後王以玉爵酌朝踐醴齊以酳尸謂之朝獻后亦于後以瑤爵酌饋獻時盎齊以酳尸謂之再獻故云后亞獻也云其爵以瑤為飾者鄉來所解知后以瑤爵亞酳尸者約明堂位云爵用玉酳仍彫加以璧散璧角食後稱加彼魯用王禮即知王酳尸亦用玉酢后酳尸用璧角賓長酳尸用璧散彼云璧此云瑤不同者瑤玉名瑤玉為璧形飾角口則曰璧角角受四升爵為總號故鄭云其爵以瑤為飾也

蕙田案爵容一升角受四升此疏謂瑤爵即璧角恐未是

禮記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注尸飲五謂酳尸五獻而獻賓也疏案大夫士祭三獻

方氏慤曰凡觴皆謂之爵此言玉爵瑤爵正謂一升之爵耳言散爵即五升之散也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則不特獻者然也雖受獻者亦然

周禮春官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斝歷而飲之注斝受福之嘏聲之誤也王酳尸嘏王此其卒爵也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假以遷受嘉黍主人當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必與量人者鬱人知斝是受福之嘏非天子與斝於爵人量人受爵飲之法唯有受嘏時受王卒爵飲之禮故破斝為受福之嘏也

王氏安石曰斝者先王之爵唯王禮用焉若儀禮所謂皇尸卒爵是也

夏官量人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注鄭司農云斝爵名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元謂斝讀如嫁娶之嫁疏先鄭云斝讀如嫁娶之嫁直取音同引明堂位者証斝是爵名周獻用王爵無用斝故后鄭云斝讀如嘏尸之嘏

王氏安石曰受斝歷而皆飲之受斝傳之也爵而皆飲之也

禮記郊特牲舉斝角詔妥尸注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斝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子曰斝諸侯曰角若依此則饋食薦孰之時尸未入祝先奠爵于銅南尸入即席而舉之如特牲禮陰厭後尸入舉奠焉也但云舉斝角恐非周禮耳崔云是周也詔妥尸者詔告也妥安也尸始即席舉奠斝角之時既始即席至尊之坐未敢自

安而祝當告主人
拜尸使尸安坐也

方氏慤曰斝先王之爵也天子用焉角時王之爵也諸侯用焉
周官鬱人之大祭祀與量人受斝之卒爵而飲之蓋言是矣

禮運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注）醆斝先王之爵也（疏）醆是夏爵斝是殷爵若是夏殷之後得以醆斝及于尸君其餘諸侯于禮不合

明堂位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注）爵君所進于尸也仍因也因爵之形為之飾也加加爵也散角皆以璧飾其口也琖夏后氏爵名以玉飾之故曰玉琖仍雕者爵名酌酒獻尸杯也（疏）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者加謂尸入室饋食竟夫人酌盎齊亞獻名為再獻又名為加以其非正獻故謂之加于時薦加籩豆也此時夫人用璧角內室所謂瑤爵也瑤是玉名爵是總號璧是玉之形制角是爵之所受名異而實一也其璧散者是夫人再獻訖諸侯為賓用之以獻尸雖非正加是夫人加爵之後故此總稱加先散後角便文也

劉氏彝曰散者散而非致飾者也角者剛而能制以為酒戒也玉為陽故君以玉琖獻尸璧之體有降于玉故賓長以之然散于角亦非所以施于尊者禮曰賤者獻以散卑者舉角是也言加則知非正爵

方氏慤曰琖則爵而已一升曰爵四升曰觚五升曰角
曰散惟其所容有加于琖也故又因以為加焉

陸氏佃曰據加以璧散璧角玉琖仍雕言雕則玉不純矣下于周故也灌用圭璋故加用璧郊特牲曰束帛加璧先言璧散蓋體正獻以小為貴者加獻尚大

（注）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五獻子男之饗禮也壺大一石兕觥五斗缶（疏）案特牲云主人獻尸用角佐食洗散以獻諸侯及大夫皆獻尸以爵無賤者獻以散之文禮文大小未聞也易曰尊酒簋貳用缶尸昇尊者小卑者大案天子諸侯尸用角者下大夫也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者案特牲散亡略不具也特牲主人獻尸用少牢禮尸入舉奠觶是尊者舉觶士禮天子諸侯祭禮亡文不具也凡王饗臣及其自相饗行禮獻數各隨其命子男五命故知五獻是子男此以小為貴近者小遠者大缶在門外則大于壺矣案禮圖兕大受五升則兕觥與兕大同凡饗有酒其刻尊之法缶盛酒在門外壺在門內君尊謂子男尊也不云內外則陳之于堂人君面尊專惠也小尊近君大尊在門是不重味故以小為貴稱

方氏慤曰獻謂獻之于尸也舉謂自舉而飲也貴賤以位言尊卑以體言獻爵者主人獻散者佐食主人之與佐食則有貴賤之別焉故以位言之舉觶者皇尸特有尊卑之別耳故以體言之于兕觥言君尊則知壺缶為飲諸臣之尊于觥言兕則雅言盎謂之缶雖不言其所容以推法推之搠四謂之豆積之至于缶二謂之鍾則缶四石之名也缶之名雖同缶之用不一有用水者若比所謂盈缶是也有用之以節樂者若離所謂鼓缶是也有用之以盛酒者若坎所謂用缶是也有用之以汲陸氏佃曰貴者獻以散所謂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者凡妥尸天子舉觶諸侯舉角則卿舉觶大夫舉

角柶若特牲饋食酳尸以角柶酬更以觶與此不同者葢卑者以大為貴然則此經所言葢天子諸侯之儀也周官子男饗禮五獻則所謂五獻之尊主饗禮與言子男以見公侯舉祭在前舉饗在後亦言之序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豈所謂門內壺者耶公尊缶本在尊南南上豈所謂尊兌無者耶士旅食于門而兩圜壺豈所謂門外缶者

耶圜壺雖非缶其陳設之序則然

祭統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疏〕尸酢夫人執柄者爵為雀形以尾為柄夫人獻尸尸酢夫人尸則執爵之尾授夫人也夫人受尸執足者夫人受酢于尸則執爵足也夫人相授受不相襲處者謂夫婦交相致爵之時襲因也其執之物不相因故處酢必易爵謂主人受主婦之酢主婦受主人之酢易換其爵故特牲更爵酢鄭注云主人更爵自酢男子不承婦人爵

儀禮士虞禮主人洗廢爵〔注〕爵無足曰廢爵〔疏〕云爵無足曰廢爵者案下文主婦洗足爵鄭云爵有足輕者飾也則主人喪重爵無足可知凡諸言廢者皆是無足廢敦之類是也

主婦洗足爵於房中〔注〕爵有足輕者飾也〔疏〕云爵有足輕者飾也者主婦主人之婦為易姑齊衰是輕于主人故爵有足為飾也

賓長洗繶爵〔注〕繶爵口足之間有篆又彌飾〔疏〕云繶爵口足之間有篆又彌飾者案屬人繶是屬之牙底之間縫中之飾則此爵云繶者亦是爵口足之間有飾可知

少牢饋食禮司宮掃豆籩勺爵觚觶實於篚

有司徹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　尸易爵於篚盥洗爵

尸作三獻之爵　二人洗觶升實爵　兄弟之後生者舉觶於其長

致爵於主人　致爵於主婦　無算爵

特牲饋食記篚在洗西南順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注〕順從也言南從統於堂也二爵者為賓獻爵止主婦當致也二觚長兄弟及賓長為加爵二人班同迎接並也四觶一酌奠其三長兄弟酌賓卒受者與賓弟子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禮殺事相接禮器曰貴者舉觶卑者舉角舊說云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疏〕云二爵者為賓獻爵止主婦當致也者以一爵獻尸尸奠之未舉又一爵主婦當致者案經下爵而云主婦當致之時用此爵也云四觶一酌奠其三長兄弟弟子舉觶于其長禮殺事相接者酌奠于鉶南是也云賓卒受者與賓弟子兄弟弟子舉觶于薦北賓取奠于薦南此未舉也下篚有二觶在及長兄弟洗觚為加爵舉賓長為加爵如初爵上此亦未舉也下篚仍有一觶在乃葢之後賓始舉奠觶行旅酬辨卒受者以虛觶奠于下篚還有二觶至為加爵者作止爵長兄弟亦坐取其奠觶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辨卒受者未實觶于篚時賓弟子兄弟弟子洗觶各酌舉觶于其長即用其篚二觶卒受者未奠之故三觶並用也故注云卒受者與賓弟子兄弟弟子舉觶于其長也云禮器曰貴者獻以爵者謂賓長獻尸主人致爵于主婦是也賤者獻以散上利洗散是也尊者舉觶謂若酌奠之及長兄弟酬賓之等是也卑者舉

角謂主人獻用角鄭云不用爵者下大夫也則大夫尊用爵士卑用角是也引舊說者爵觚以下升數無正文韓詩雖有升數亦非正經故引舊說為証也

儀禮士喪禮東方之饌兩瓦甒其實醴酒角觶木柶（注）此饌但言東方則亦在東堂下也

既夕禮兩甒醴酒酒在南篚在東南順實角觶四木柶二素勺二為夕進醴酒兼饌之也勺器別設不同器朝夕二奠各饌其器也

二素勺二豆在甒北（注）角觶四木柶二素勺二為夕進醴酒兼饌之也勺二醴酒各一也（疏）觶有四柶有二者朝夕酒醴及

禮記祭義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注）見間皆當為覵字之誤也覵以俠甒謂雜之兩甒醴酒也（疏）薦黍稷羞肺肝首心見間以夾甒加以鬱鬯謂饋孰時薦此黍稷羞肺肝首心見間以夾甒加以鬱鬯謂以士喪禮既夕等皆以甒盛醴故也此用甒蓋是天子追享朝踐用大尊此甒即大尊或云子男之禮禮器云君尊瓦甒謂與心雜以兩甒醴酒加以鬱鬯云兩甒醴酒者方氏慤曰甒蓋瓦器有兩甒故曰俠即司尊彝所謂間祀用兩大尊是矣言瓦甒之大尊則鬱鬯之為虎彝可知又副之以鬱鬯之彝故曰加以鬱鬯不及時祭則舉大以該小耳以諸物見于夾

周禮考工記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注）勺尊升也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為觶豆當為斗

（疏）爵制令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禮說亦與之同謹案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即觚二升不滿豆矣鄭元駁之云觶字角旁支汝頡之間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觚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又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而三酬則一豆豆當為斗一爵三觶相近禮器制度云觚大二升觶大三升是故鄭從二升觚三升觶也鄭云觚豆字聲之誤者觶字為觚是字之誤斗字為豆是聲之誤

王昭禹曰梓人為筍虡為樂器也為飲器為禮器也

趙氏曰勺以酌酒今之杓是也古者有龍勺刻龍在上明堂位言灌尊龍勺疏勺蒲勺是也爵用以盛酒盞之小者觚盞之有稜角者又大似爵凡酒盛于樽必先以杓挹酒然後注于爵中至用觚則加厚也梓人先勺而後以爵與觚小大先後序當如此

正義曰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散者皆韓詩說文案異義今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為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飽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明著非

所以餉不得名觴古周禮說爵一升觚二升觶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毛詩說觥大七升許慎謹案周禮云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又觥罰不過一飲而七升爲過多鄭駁之云周禮獻以爵而酬以觚觚寡也觶字角旁著氏是與觚相涉誤爲觚也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三酬則一豆豆當爲斗與一爵三觶相應如鄭此言是周禮與韓詩說同一也此周禮一獻三酬案燕禮獻以觚又燕禮四舉酬熊氏云此一獻三酬是士之饗禮也若是君燕禮則行無算爵非唯三酬而已若是大夫以上饗禮則獻數又多不惟一獻也故知士之饗禮也云壺大一石卮觴五斗者漢禮器制度文也此卮觴即燕禮公尊卮大也云缶大小未聞也者今以小爲貴近者小則遠者大缶在門外則大于壺矣案禮圖卮大受五升口徑尺頸高二寸徑尺大中身銳下平卮觴與卮大同引易曰尊酒簋貳用缶易坎卦六四爻辭案六四尊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鄭云六四上承九五又互體在震上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尊於簋副設元酒而用缶也

王氏詳說曰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醆商以斝周以爵梓人之爵一升非商人之上梓也明矣雖似周制亦不盡乎周曰角五升曰散總而名之皆曰觴也明堂位曰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角璧散禮器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特牲實二觚二爵四觶一角一散則是周制之有五等矣此言爵曰觚而不及觶與角與散其非周制也明矣然鄭氏以觚當爲觶豆當爲斗蓋以所容之酒約之獻以爵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爲酒一斗若不以觚爲觶則不及斗酒之數矣緣觶之一字其書有三有以角旁從支者有以角旁從辰當誤而爲觚字也必矣若夫五等之觴所容之外又有所謂豐者鄉射記曰司射命弟子升設豐是也鄭氏于觚之說失之以觚即角也曾不謂所容四升何以爲罰爵乎舊圖與許慎皆謂七升曰觚其說似可採也舊圖于豐之說失之以豐爲人形而首戴杆謂豐國之君以酒亡國曾不謂豐爲爵之承

算

槃與玷同人以酒亡國者何必豐乎鄭氏與聶氏皆謂豐如豆而卑其說似可採也但梓人所為飲酒器皆以木為之詩曰酌之用匏則于是乎有匏爵矣此用之于郊也書曰乃受同冒則于是乎有銅爵矣此周人用之于圭瓚也明堂位曰爵用玉琖此魯人用之於灌也然則周人自用銅而與魯人以玉爵乎曰周制所用以當代異代為貴賤而不以銅玉為貴賤也

蕙田案鄭氏以觚爲四升而論語疏有觚亦五升之說許慎又有觚七升之說案觚爲罰爵必不與四升之說爲是

陳氏禮書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琖商以斝周以爵考之爾雅鍾之小者謂之棧音琖晉元興中剡縣民井中得鍾長三寸口徑四寸銘曰棧則棧卑而淺矣夏爵命之以琖蓋其制若棧然也祭統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柄其尾也有足而尾命之以爵蓋其制若雀然也琖象棧爵象雀而斝有耳焉則三者之制可知矣明堂位言玉琖周禮言玉爵春秋傳言瓚斝則三者之飾可知矣儀禮士虞主人獻尸以廢爵主婦以足爵賓長以繶爵鄭氏謂繶爵者口足之間有篆則爵之繶猶屬之繶也主人廢爵而未有足主婦足爵而未有篆賓長則篆口足而已以虞未純吉故也然則吉禮之爵蓋全篆歟明堂位曰爵用玉琖仍雕仍雕則雕之不在夏而在周矣詩曰洗爵奠斝周禮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琖斝與二王之後得用焉諸侯用之則僭矣故記曰琖斝及尸君非禮也夫天下之理莫之爵者常大爲物所爵者常小禽之名爵以小故也火之名爝亦以小故也爵資於尊而所入者小其實一升而已此所以謂之爵也梓人曰爵一升觚三升

獻以爵而酬以觚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而爵量與梓人異者儀禮少牢有司徹皆獻以爵酬以觶鄉飲鄉射亦獻以爵酬以觶鄭氏釋梓人謂觚當爲觶古書觶從角氏角氏與觚相涉故亂之耳其說是也然梓人曰獻以爵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一獻而三酬者獻以一升酬以三升也并而計之爲四升四升爲豆豆雖非飲器其計數則然鄭氏改豆爲斗誤也凡獻皆以爵而燕禮大射主人獻賓獻公以觚特牲禮主人初獻以爵者禮器曰宗廟之器以小爲貴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特牲主婦獻以角與爵而佐食加獻以散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大射主人以觚獻賓及公而司馬以散獻服不是貴者以小賤者以大或獻尸或受獻一也士祭初獻以角一下大夫也燕禮大射主人獻以觚下饗禮也饗禮惟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則用爵以獻可知也明堂位加以璧散璧角則天子自觶而上用玉可知也燕禮大射以象觚象觶獻公則諸侯之爵用象可知也燕禮司正飲角觶而士喪禮奠亦角觶蓋大夫飾以角士木而已喪奠用角觶攝盛也觶中觴也鄉飲鄉射記曰其他皆用觶觀士冠禮父醮子士婚主人禮賓婦見舅姑醴皆以觶聘禮禮賓士虞及吉祭與大夫吉祭陰厭之奠皆以觶公食大夫無尊亦以觶則觶之爲用非適於一也先儒言諸觴皆形制同而升數異然爵如雀觚不圜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古者

破觚爲圜爻體八觚壇有八觚則諸觶形制安得而同哉書稱上宗奉同王受同三宿三祭三咤則周之爵又謂之同也先儒謂爵盡也足也觚寡也觶適也角觸也散訕也又謂總名曰爵其實曰觶觶飭也此不可攷要之爵觚觶角皆示戒也

蕙田案爵明堂位曰周以爵疏云以爵爲形制之爵以玉飾之名曰玉琖明堂位夏后氏用之異也琖明堂位曰爵用玉飾之以瑤曰瑤爵天官內宰贊玉爵疏天地有爵不用玉飾執足柄其尾也有足而尾命之以爵蓋其制若爵然也山堂曰爵受一升口徑四寸底徑二寸上下徑二寸三分圓足飾之以玉曰玉爵天官冢宰贊玉爵疏天地有爵不用玉飾宗廟獻用玉爵飾之以瑤曰瑤爵天官內宰贊后瑤爵注王既酳尸后亞獻用之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此玉爵瑤爵所用之異也琖明堂位夏后氏之爵以玉飾之名曰玉琖明堂位曰爵用玉琖仍雕是也琖明堂位曰爵用玉禾稼郊特牲云舉觶角詔妥尸詩行葦洗爵莫觶飾之以瓚曰瓚觶春秋傳曰若我用瓚觶玉瓚是也陳氏禮書曰琖觶用之諸侯用之則僭矣故記曾與二王後得用之曰琖及尸君非禮也明堂位疏三爵並以爵爲形方慤曰三爵皆容一升散禮器賤者獻以散祭統尸飲九以散爵獻士鄭云散容五升角禮器卑者舉角鄭云角受四升案散與角皆酳後加爵所用以璧飾口曰璧散璧

角明堂位曰加以璧散璧角疏加爵夫人用璧角實用璧散是也妥尸時諸侯亦奠角郊特牲舉爵角詔妥尸鄭注天子奠爵諸侯奠角案諸侯止用角散魯及二王後得用璧角璧散又明堂位疏璧角即瑤爵案瑤爵一升之爵璧角四升之角疏合而一之非也觚攷工記獻以爵而酬以觚儀禮特牲饋食記篚實二觚長兄弟及衆賓長爲加爵論語觚不觚鄭云觚容二升山堂曰口徑四寸中深四寸五分底徑二寸六分圓足漆赤中畫青雲氣觶禮器尊者舉觶鄭云觶受三升儀禮有司徹兄弟之後生者舉觶於其長特牲饋食記篚實四觶注四觶一酌奠其三長兄弟酬賓卒受者與賓弟子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是也山堂曰口徑五寸中深四寸强底徑二寸觚觶角散形皆同升數則異並不圓缶禮器五獻之尊門外缶鄭云大小未聞而方慤以爲缶大四石案易曰樽酒簋貳用缶缶爲甲約未必大至四石方説無據壺禮器門內壺鄭云大一石公羊傳云齊侯唁公子埜井國子執壺漿何休云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爵飾蓋此壺也又疏云謂刻畫爵形以飾壺體上下空徑一尺四寸方横徑一尺一寸强乃容一斛之數也特牲饋食記順覆兩壺蓋在南則壺又有蓋案此壺但設在門內則與天子饋獻壺尊不同

禹斝禮器君尊禹斝鄭云大五斗祭義閺以
俠斝注謂雜之兩斝醴酒間則禹斝所以盛
醴酒又祭義疏云斝即天子追享朝踐所用
之大尊案如其說則禹斝爲天子之尊矣何
以祭器指爲五獻子男之尊耶缶壺禹斝皆
禹器禮圖禹斝爲兩器皆大五升恐未是洗
特牲饋食記設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
水在洗東簾在洗西少牢饋食禮司宮概洗
於東堂下周禮祭器圖洗形如罍受一斛

右爵掌奠獻